





原件短缺

缺卷7~14

皇朝類苑卷第十五

顧問奏對

雷德驤

雷德驤判大理寺因便殿奏事太祖方燕服見之因  
問曰古者以官奴婢賜臣下遂與本家姓其意安在  
德驤曰古人制貴賤之分使不可瀆後世譜牒不明  
有以奴主為婚者太祖大喜曰卿深得古人立法意  
由是歎重久之自後每德驤奏事雖在燕處為御袍  
帶以見東軒筆錄

王貽孫

太祖嘗問趙韓王曰男尊女卑何以男跪女不跪歷問臣無有知者惟貽孫曰古者男女皆跪至天后世女始拜而不跪韓王曰何以為質貽孫曰古詩云長跪問故夫遂得振學譽

玉壺清話

种司諫

真宗西祀回蹕次河中時長安父老三千人具表詣行在乞臨幸且稱漢唐舊都關河雄固神祇人民無不望天光之下臨也上意未果召种司諫放以決之

時种持兄喪于家既至行在真廟携之登鶴鵲樓與決雍都之幸种懇奏曰大駕此幸有不便者三陛下方以孝治天下翻事秦漢侈心封禪群嶽而更臨游別都久拋宗廟于孝為闕此其不便一也百司供擬頓仗事繁晚春蠶麥已登深費農務此不便二也精兵重臣扈從車蹕京國一空民心無依况九廟乎此陛下深宜念之乃其三也上玉色悚然曰臣僚無一語及此者放曰近臣但願扈清蹕行曠典文頌聲以邀已名此陛下當自寤于清衷也翌日傳詔駕輿還

闕臨遣雍人請幸宜不久真宗便欲邀放從駕至京  
放乞還家上曰非久必當召卿湘山野錄

### 王彥超

太祖微時嘗遊鳳翔從王彥超超遺十千遣之後即  
位悉徵藩侯入覲宴苑中縱酒為樂諸帥競論疇昔  
功勲惟彥超獨言久忝藩寄無功能可紀願納符節  
入備宿衛上喜曰前朝異世事安足論彥超之言是  
也後從容論彥超曰卿當日不留我何也對曰蹄涔  
之水安足容神龍萬一留止又豈有今日之事帝之

受命非細事也楊文公談苑

### 趙韓王

太祖初即位趙韓王為相顧趙曰汝雖為相見舊相  
班立坐起也須讓也趙奏曰陛下初創業以臣為相  
正欲彈壓四方臣見舊相臣酒在上不可更讓也太  
祖嘉之洎因奏事忤旨上怒就趙手掣奏劄子援而  
擲之趙拾起以手展開近前復奏上愈怒拂袖起趙  
猶奏曰此事合何如容臣進入取旨其膽量如此一

日因大宴雨驟至太祖不悅少頃雨不止形于言色以至叱怒左右趙近前奏曰外面百姓已望雨官家大宴何妨只是損得些陳設濕得些樂官衣裳但令樂官雨中做雜劇此時雨難得當百姓得雨快活之際正好喫酒娛樂太祖于是大喜宣樂人就雨中做雜劇奏樂于是屢勸近臣百官軍負喫酒盡醉而散趙之為相臨時機變能回上心也如此

二

彌德超起自冗列為諸司使雍熙中因奏事稱旨驟

加委遇時侍中曹公彬勲望特隆德超陰以計中傷誣其不軌太宗疑之拜德超樞密副使不數月屬趙公普再秉鈞軸因為辨雪保證事狀明白上乃大悟即時竄逐德超而待彬如初自是數日上頗不懌從容謂普等曰朕以聽斷不明幾悞大事夙夜循省內愧于心普對曰陛下知德超才幹而任用之知曹彬無罪而昭雪之有勞者進有罪者誅物無適情事必立斷此所以彰陛下之聖明也太平興國中朝士祖吉歷典方郡姦賊事覺下獄案劾款占未具時郊祀

將近太宗怒其貪墨遣中使諭旨于執政曰祖吉特  
俾郊赦不貸翊日宰相趙公普奏曰敗官抵罪宜正  
刑辟然而國家卜郊肆類所以對越天地告于神明  
而吉本何人亦安足以隳陛下赦令哉上善其對而  
止  
沂國文正公筆錄

三

太祖一日召趙中令出取幽州圖以示之趙中令詳  
觀稱嘆曰是必曹翰所為也帝曰何以言之普對曰  
方今將帥才謀無出于翰此圖非翰他人不可為也

翰往必得幽州然既取幽州陛下遣何人代翰帝默  
然持圖歸內

盧多遜

太祖皇帝以神武定天下儒學之士初未甚進用及  
卜郊肆類備法駕乘大輅翰林學士盧多遜攝太僕  
卿升輅執綏且備顧問上因歎儀物之盛詢政理之  
要多遜占對詳敏動皆稱旨他日上謂左右曰作宰  
相當須用儒者盧後果大用蓋肇于此  
沂國文正公

僧贊寧

太祖皇帝初幸相國寺至佛像前燒香問當拜與不拜僧錄贊寧奏曰不拜問其何故對曰見在佛不拜過去佛贊寧者頗知書有口辯其語雖類俳優然適會上意故微笑而領之遂以為定制至今行幸焚香皆不拜也議者以為得禮歸田錄

沈文通

英宗素憤戚里之奢僭初即位殿前馬步軍都指揮使李璋家犯銷金即日下有司必欲窮治知開封府

沈遇從容奏曰陛下出繼仁宗李璋乃仁宗舅家也英宗惕然曰初不思也理士為我平之沈退坐府召眾匠出衣示曰此銷金乎銷銅乎匠曰銅也沈即命火焚之而罷東軒筆錄

竇儀

陶穀竇儀在翰林乾德二年正月范質王溥魏仁溥俱罷相傳趙韓王登庸制既下而韓王綸誥無宰相署勅詔問學士陶穀建議云自古輔臣未嘗有虛位者惟唐太和甘露事後數日絕班當是時僕射令狐



楚鄭覃奉行制書今南省官亦可署勅儀曰穀之所  
陳非承平之時不足援據今皇弟開封尹同平章事  
即宰相之任也可以署勅太祖聞之喜曰儀之言是  
也即令太宗署勅以賜之金坡遺事

### 范文正

慶曆四年四月戊戌上與執政論及朋黨事叅知政  
事范仲淹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自古以來邪正  
在朝未嘗不各為一黨不可禁也在聖鑒辨之耳誠  
使君子相朋為善其于國家何害涑水紀聞

此題董刊本作王文康燁

王文康治蜀頗以法御下有謗其苛會劉燁台還為  
左正言真宗召問凌策王其治蜀孰優曰凌策在蜀  
值歲豐故得以平易治之王其值歲小歉慮民為盜  
故以法治之使之易治則皆然真宗善其言本朝名  
臣傳

### 魏諫議

魏諫議常出守利州兼轄一路巡檢使尋加戶部員  
外郎未幾會邛蜀順賊在孽就差陝西至益州轉運

楚鄭覃奉行制書今南省官亦可署勅儀曰穀之所  
陳非承平之時不足援據今皇弟開封尹同平章事  
即宰相之任也可以署勅太祖聞之喜曰儀之言是  
也即令太宗署勅以賜之金坡遺事

### 范文正

慶曆四年四月戊戌上與執政論及朋黨事叅知政  
事范仲淹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自古以來邪正  
在朝未嘗不各為一黨不可禁也在聖鑒辨之耳誠  
使君子相朋為善其于國家何害涑水紀聞

### 劉燁

王文康治蜀頗以法御下有謗其苛會劉燁召還為  
左正言真宗召問凌策王其治蜀孰優曰凌策在蜀  
值歲豐故得以平易治之王其值歲小歉慮民為盜  
故以法治之使之易治則皆然真宗善其言本朝名

臣傳

### 魏諫議

魏諫議常出守利州兼轄一路巡檢使尋加戶部員  
外郎未幾會邛蜀順賊在孽就差陝西至益州轉運

使鈐轄一路兵甲公事委寄之重時議榮之凡百運籌洞明利害于是公徑馳單騎入詣雙闕既而閣門宣旨曰若有事即與中書評議公覆奏曰臣遠持國家機事取斷于宸衷至于獲罪而乃耳廿心匪為宰相而來日方午太宗召對曰臣寮上言草寇些小兼將寧靜公對曰臣之所見誠恐上昧天聽今賊徒控扼藩方劫掠郡縣然上憑聖筭尅日剪除其如朝廷為之貽憂軍民為之騷動且西蜀阻險地遠王化更慮向北兇豎遺類接跡草莽未可詳焉太宗英悟從容

采納賜錢五十萬假甲第一區以安其家仍給公人警喝前後乘傳復往餘蘖悉平咸平中王均盜發果

此下董刊本有先見之明也

李南陽兩節

唐質肅一節

此本在後始平公自鄆徙并過京師謁上是時上新用文富為

相自以為得人謂公曰朕新用二相如何公對二臣皆朝廷高選陛下拔而用之甚副天下之望上曰誠如卿言文彥博猶多私至于富弼萬口同詞皆云賢相也始平公曰文彥博臣頃與之同在中書詳知其

使鈐轄一路兵甲公事委寄之重時議榮之凡百運籌洞明利害于是公徑馳單騎入詣雙闕既而問門宣旨曰若有事即與中書評議公覆奏曰臣遠持國家機事取斷于宸衷至于獲罪而乃耳甘心匪為宰相而來日方午太宗召對曰臣寮上言草寇些小兼將寧靜公對曰臣之所見誠恐上昧天聽今賊徒控扼藩方劫掠郡縣然上憑聖筭尅日剪除其如朝廷為之貽憂軍民為之騷動且西蜀阻險地遠王化更慮向北兇豎遺類接跡草莽未可詳焉太宗英悟從容

采納賜錢五十萬假甲第一區以安其家仍給公人警唱前後乘傳復往餘蘖悉平成平中王均盜發果符公先見之明也

始平公

始平公自鄆徙并過京師謁上是時上新用文富為相自以為得人謂公曰朕新用二相如何公對二臣皆朝廷高選陛下拔而用之甚副天下之望上曰誠如卿言文彥博猶多私至于富弼萬口同詞皆云賢相也始平公曰文彥博臣頃與之同在中書詳知其

所為實無所私但惡者毀之耳况前事者被謗而出  
今當愈畏慎矣富弼為樞密副使未執大政朝士大  
夫未有與之為怨者故交口譽之冀其進用而已有  
所利焉若富弼以陛下之爵祿樹私恩則非忠臣何  
足賢也若一以公議槩之則向之譽者將轉而為謗  
矣此陛下所以宜深密也且陛下既知二臣之賢而  
用之則當信之堅任之久然後可以責成功若以一  
人之言進之未幾又以一人之言疑之臣恐太平之  
功未易可致也上曰卿言是也涑水紀聞

### 張昭

劉鋹至闕下欲獻俘太廟莫知其儀時張昭以戶部  
尚書致仕于家深識典故國初規制皆張昭與竇儀  
所定太祖遣學士李澣就問俘廟之儀庶同叅酌張  
昭卧病口占其式以授澣不遺一字澣遂心伏昭之  
諛明王壺清話

### 文潞公

元豐中文潞公自北都召對上問以至和繼嗣事公  
對曰臣等備位兩府當此之際議繼嗣乃職分耳然

亦幸值時無李輔國王守澄之徒用事于中故臣等  
得效其忠懇耳上憮然有間而善之涑水紀聞

### 李南陽

李至為叅知政事今上初即位朝士韓見素彭繪淳  
于雍等數人連乞致仕上頗難之謂宰相曰縉紳中  
多求退跡何也至對曰退跡者幾何躁進者蓋甚衆  
矣上默然然後或引疾者皆違其請亦仁者之言也

楊文公談苑

### 二

禮記月令篇舊第四鄭玄注孔穎達作疏皆依此篇  
目開元中李林甫受詔與學者重加增損多所改易  
舊文升其篇居第一至今用之李至任秘書監日因  
召對言其事至道末遂下館閣議胡旦草議狀取鄭  
李二家對駁之凡數百言攻林甫之失兼云貢舉言  
禮所試用孔疏而文注乃用林甫甚相矛盾請復用  
鄭注為是宰相呂端不能決報罷之後至叅政亦不  
能整其事楊文公談苑

### 唐質肅

熙寧而來大臣盡學術談貫人主明博議政罷每留  
之詢講道義彌日論及近代名臣始終大節時宰相  
有舉馮道者蓋言歷事四朝不渝其守參政唐公介  
曰兢慎自全道則有之然歷君雖多不聞以大忠致  
君亦未可謂之完人宰相曰借如伊尹三就桀而三  
就湯非歷君之多乎唐公曰有伊尹之志則可况擬  
人必于其倫以馮道竊比伊尹則臣所未諭也率然  
進說吐詞為經美哉

湘山野錄

### 李侍讀

李侍讀仲容魁梧善飲而禁號為李萬回真宗飲量  
近臣無擬者欲敵飲則詔公公居嘗寡談頗無記誦  
酒至酣則應荅如流一夕真宗命巨觥俾滿飲欲劇  
觀其量引數盃大醉起固辭曰告官家撤巨噐上乘  
醉問之何故謂天子為官家遽對曰臣嘗記觀蔣濟  
萬機論言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兼三五之德也  
故曰官家上甚喜從容數盃上又曰真所謂君臣千  
載遇也李亟曰惟有忠孝一生心縱冥搜不及于此

湘山野錄

劉綜

劉綜名臣也少孤依外兄通遠軍使董遵誨以從學遵誨遣綜貢馬于朝還日太祖解真珠盤龍帶遣賫賜遵誨綜時十六歲奏曰臣外兄止以方物脩貢人臣之常節陛下解寶勒賜之恐勲臣別立殊績陛下當何以為賜敷奏清雅辭容秀徹太祖愛之謂左右曰兒非常材從容謂之曰吾委遵誨以方面不得以此為較後雍熙二年擢第于梁灝榜中同年錢若水深噐之推挽于朝玉壺清話

蘇易簡

太宗命蘇易簡詳講文中子中有楊素遺子食經羹藜含糗之說上因問曰食品稱珍何物為最易簡對曰臣聞物無定味適口者珍臣止知羹汁為美太宗問其故曰臣憶一夕寒甚擁爐燒火乘興痛飲大醉就寢四鼓始醒以重衾所擁咽吻燥渴時中庭月明殘雪中覆一糞盎不暇呼僮披衣掬雪以兩手滿引數缶連沃渴肺咀糞數莖燦若金脆臣此時自謂上界仙厨鸞脯鳳脂殆恐不及屢欲作冰雪先生傳紀



其事因循未暇也太宗笑然之 玉壺清話

### 丁晉公

真宗嘗曲宴群臣于太清樓君臣惟悅談笑無間忽問市沽尤佳者何處中貴人奏有南仁和者亟令追之遍使賜宴席上亦頗愛問其直中貴人以實價對之上遽問近臣曰唐酒價幾何無能對者惟丁晉公奏曰唐酒每升三十上曰安知丁曰臣嘗記杜甫詩曰速須相聚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是知一升三十上大喜曰甫之詩自為一時之史 玉壺清話

### 寇萊公

澶淵之役王超傅潛兵力弗支遂致中外之議不一至有以北戎徂開運之勝聞于上者惟寇萊公準首乞親征李沆宋湜贊之然而群下終以未必勝為言時陳堯叟請幸蜀王欽若乞幸江南真宗一夕召萊公語曰有人勸朕幸江南與西川者卿以為如何萊公荅曰不知何人發此二謀真宗曰卿姑斷其可否勿問其人也萊公曰臣欲得獻策之人斬以蒙鼓然後北伐耳真宗默然而悟遂決澶淵之行 東軒筆錄

呂許公

寶元中御史府久闕中丞一日李淑對仁宗偶問以  
憲長久虛之故李奏曰此乃呂夷簡欲用蘇紳臣聞  
夷簡已許紳矣仁宗疑之異時因問許公曰何故久  
不除中丞許公奏曰中丞者風憲之長自宰相而下  
皆得彈擊其選用當出聖意臣等豈敢銓量之仁宗  
頷之自是知其直矣東軒筆錄

司馬溫公

一

熙寧二年十一月庚辰司馬光讀資治通鑑漢紀至  
曹參代蕭何為相國一遵何故規因言參以無事鎮  
撫海內得成守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  
滋殖上曰使漢常守蕭何之法以而不變可乎光曰  
何獨漢也夫道者萬世無弊夏商周之子孫苟能常  
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武王克商曰乃反  
商政政由舊雖周亦用商政也書曰毋作聰明亂舊  
章然則祖宗舊章何可變也漢武帝用張湯之言取  
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宣帝用高帝舊法但擇

良二千石使治民而天下大治元帝初立頗改宣帝之政丞相衡上疏言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虛為此紛紛也陛下視宣帝元帝之為政誰則為優荀卿曰有治人無治法故為治在得人不在變法也上言人與法亦相表裏耳光曰苟得其人則無患法之不善不得其人雖有善法失先後之施矣故當急于求人而緩于立法也

涑水紀聞

二

壬午呂惠卿講咸有一德因言法不可不變先王之

法有一歲一變者正月始和置于象魏是也有五歲一變者五載一巡狩考制度于諸侯是也有一世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百世不變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前日司馬光言漢守蕭何之法則治變之則亂臣竊以為不然惠帝除三族罪妖言令挾書律文帝除收斂令安得謂之不變哉武帝以窮兵黷武奢淫厚斂而盜賊起宣帝以總覈名實而天下治元帝以任用恭顯殺蕭望之而漢道衰皆非由變法與不變法也夫法弊則必變安得坐視其弊而不

變耶書所謂無作聰明亂舊章謂實非聰明而強作之非謂舊章不可變也光之措意蓋不徒然必以國家近日多更張舊政因此規諷又以臣制置三司條例及看詳中書條例故發此論也臣願陛下深察光言苟光言為是則當從之若光言為非陛下亦當播告之備不匿厥旨台光詰問使議論歸一上召光前謂曰卿聞呂惠卿之言如何光對曰惠卿之言有是有非惠卿言漢惠文武宣元治亂之體是也其言先王之法有一歲一變五歲一變一世一變則非也正

月始和置于象魏乃舊章也非一歲一變也亦猶州長黨正族師于四孟月朔屬民而讀邦法也豈得為時變月變耶天子恐諸侯變禮易樂故五載一巡狩有變亂舊章者則削黜之非五歲一變法也刑罰世輕世重者蓋新國亂國平國隨時而用非一世一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則脩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大壞而更造必得良匠又得美材今二者皆無有臣恐風雨之不庇也講筵之官皆在此乞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

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  
例苟用例而已則胥史足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  
何也惠卿曰司馬儻位侍從見朝廷事有未便即當  
論列有官守者不得其言則去豈可但已光曰前者  
詔書責侍從之臣言事臣嘗上疏指陳得失如制置  
條例司之類盡在其中未審得進達聖聽否上曰見  
之光曰然則臣不為不言也至于言不用而不去此  
則臣之罪也惠卿責臣實當其罪臣不敢逃上曰相  
與共講是非耳何至乃爾王珪進曰司馬光所言蓋

以朝廷所更之事或為利甚少為害甚多者亦不更  
矣因目光令退涑水記聞

三

王珪進讀史記光進讀資治通鑑畢降階將退上命  
遷坐墩于門內御榻之前皆命就坐王珪禮辭不許  
乃皆再拜而坐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舉  
朝士大夫詢詢皆以為不可又不能指名其不便者  
果何事也珪對曰臣疏賤在闕門之外朝廷之事  
不能盡知借使聞之道路又不能知其虛實也上曰

據所聞言之光曰朝廷散青苗錢茲事非便今里閭富民乘貧者乏無之際出息錢以貸之候其收穫責以穀麥貧者寒耕熟耘僅得斗斛之收未離場圃已盡為富室奪去彼皆編戶富民非有上下之勢刑罰之威徒以富有之故能蠶食細民使之困瘁况縣官督責之嚴乎臣恐細民將不聊生矣呂惠卿曰司馬光不知此事彼富室為之則害民今縣官為之乃所以利民也昨者青苗錢令民願取者則與之不願者不强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

縣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臣聞作法于貪弊將若何昔太宗平河東立和糶法時米斗十餘草束八錢民樂與官為市其後物貴而和糶不解遂為河東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如河東之和糶也上曰陝西行之久矣民不以為病也光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也而有司尚能以病民况今立法辭之乎上曰坐倉糶米何如王珪等皆起對曰坐倉甚不便朝廷近罷之甚善上曰未嘗罷也光曰今京師七年之儲而錢常乏若坐倉錢益之米益陳

奈何惠卿曰坐倉得米百萬石則歲減東南百萬之  
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光曰東南錢荒而米狼  
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  
矣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光言曰此皆細事不  
足煩聖慮陛下但當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  
罰此則陛下職也上曰然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  
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正謂此也上復與衆人講論治  
道至晡後王珪等請起上命賜湯復謂光曰卿勿以  
嚮者呂惠卿之言遂不慰意光對曰不敢遂退涑水

記聞

七年十二月戊辰端明殿學士司馬光上資治通鑑  
五代紀三十餘卷資治通鑑自治平三年置局每脩  
一代史畢進上至是書成摠二百九十四卷目錄考  
異各三十卷上諭輔臣曰前代未嘗有此書過荀悅  
漢紀遠矣輔臣請觀之遂命付三省仍令速進入以

盛文

獻趙董本殿學士卷降詔獎諭涑水紀聞

盛文肅

景祐中王沂公會呂許公夷簡為相宋綬盛度蔡齊

奈何惠卿曰坐倉得米百萬石則歲減東南百萬之  
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光曰東南錢荒而米狼  
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  
矣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光言曰此皆細事不  
足煩聖慮陛下但當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  
罰此則陛下職也上曰然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  
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正謂此也上復與衆人講論治  
道至晡後王珪等請起上命賜湯復謂光曰卿勿以  
嚮者呂惠卿之言遂不慰意光對曰不敢遂退涑水

記聞

七年十二月戊辰端明殿學士司馬光上資治通鑑  
五代紀三十餘卷資治通鑑自治平三年置局每脩  
一代史畢進上至是書成摠二百九十四卷目錄考  
異各三十卷上諭輔臣曰前代未嘗有此書過荀悅  
漢紀遠矣輔臣請觀之遂命付三省仍令速進入以  
光為資政殿學士降詔獎諭涑水紀聞

盛文肅

景祐中王沂公魯召許公夷簡為相宋綬盛度蔡齊



為叅知政事沂公素喜蔡文忠呂公喜宋公垂惟盛  
文肅不得志于二公晚年王呂相失交章乞退一日  
盛文肅致齋于中書仁宗召問曰王魯呂夷簡乞出  
甚堅其意安在文肅對曰二人腹心之事臣亦不能  
知但陛下咨詢以誰可為代者即其情可察矣仁宗  
果以此問沂公公以文忠薦一日又問許公公以公  
垂薦仁宗察其朋黨于是四人者俱罷政事而文肅  
獨留焉

### 楊蟬

時辟楊蟬為益倅奏名上太宗不識蟬音尋字孟召問  
立名之因奏曰先臣命之不知其由兄蚡弟蛻盡從  
出臣家漢太尉震之後今已孤不敢輒更上曰蟬有  
何義奏曰臣聞出羽陵蠹書曰田白魚出也上嘆曰  
古人名字不以日月山川隱疾尚恐稱呼有妨今以  
細碎微類列名其子未知其謂也以御筆特去虫止  
賜名覃覃弟蛻之女妻夏英公間範嚴酷聞于掖廷  
因率命婦朝后宮莊獻后苛責之方少戢玉壺清話

### 趙元考

元豐中高麗使朴寅亮至明年象山尉張中以詩送之寅亮答詩序有花面艷吹愧鄰婦青唇之動柔間陋曲續郢人白雪之音之語有司勅中小官不當外交夷使奏上神宗顧問左右青唇何事皆不能對乃以問趙元考奏不經之語不敢以聞神宗再諭之元考誦太平廣記云有覩鄰夫見婦吹火贈詩曰吹火赤唇動添薪玉腕斜遙看煙裏面恰似霧中花其妻告其夫曰君豈不能學也夫曰君當吹火吾亦效之夫乃為詩曰吹火青唇動添薪黑腕斜遙看煙裏面

恰似鳩盤茶元考之強記雖怪僻小說無不談覽澠水燕談

### 畢士安

咸平二年十月詔選官校勘三國志晉書唐書或有言西晉事多鄙惡不可流行者真宗以語宰相畢士安曰惡以誠世善以勸後善惡之事春秋備載帝然

元豐中高麗使朴寅亮至明年象山尉張中以詩送之寅亮荅詩序有花面艷吹愧鄰婦青唇之動柔間陋曲續郢人白雪之音之語有司勅中小官不當外交夷使奏上神宗顧問左右青唇何事皆不能對乃以問趙元考奏不經之語不敢以聞神宗再諭之元考誦太平廣記云有覩鄰夫見婦吹火贈詩曰吹火赤唇動添薪玉腕斜遙看煙裏面恰似霧中花其妻告其夫曰君豈不能學也夫曰君當吹火吾亦效之夫乃為詩曰吹火青唇動添薪黑腕斜遙看煙裏面

恰似鳩盤茶元考之強記雖怪僻小說無不談覽澠水燕談

### 畢士安

咸平二年十月詔選官校勘三國志晉書唐書或有言西晉事多鄙惡不可流行者真宗以語宰相畢士安曰惡以誠世善以勸後善惡之事春秋備載帝然之故命刊刻蓬山志

皇朝類苑卷第十五

皇朝類苑卷第十六

忠言讜論

李懷忠

太祖幸西京將徙都群臣多不欲留時有節度使李懷忠承間諫曰東京有汴渠之漕坐致江淮之粟四五千萬以贍百萬之軍陛下居此將安取之且府庫重兵皆在東京陛下誰與處此乎上乃還

三朝聖政錄

王元之

太宗時王禹偁上言請明數繼遷罪狀募諸胡殺之

真宗即位詔群臣論事禹偁上疏陳五事一曰謹邊防通盟好因嗣毓之慶赦繼遷復與夏臺彼必感恩內附且使天下知屈已而為人也二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于下開寶前諸國未平而賦足兵強由所畜之兵銳而不衆所用之將專而不疑設官至簡而事皆舉興國後增損太冗皆皆經制之三曰難選後使入官不濫先朝登第僅萬人乃舊以舊制還舉場于有司吏部銓擇官官亦非帝王躬親之事宜依格勅注擬四曰澄汰僧尼疲民無耗罷

度人脩寺一二十載容自銷鑠亦救弊之一端五曰親大臣遠小人使忠良蹇諤之士知進而無疑附卒如禹偁策而歲限度僧尼之數及病囚繫輕得養治于家至今行之

二

王禹偁為諫官上禦戎十策大旨以謂外任人內修德則可以弭之外則合兵勢以重將權罷小臣詞邏邊事行間謀以離其心遣保忠御卿率所部以張犄角下詔感勵邊人取燕薊舊疆蓋弔晉遺民非貪其土

之徒知退而有懼其如後潘羅支射死繼遷平夏內

地內則省官以寬經費抑文士激武夫信用大臣以資其謀不貴虛名以戒無益禁游惰以厚民力端拱冬旱禹偁上疏請節用省役薄賦緩刑並涑水紀聞

### 竇偁

竇偁字日彰與賈琰同事太宗府中琰性便佞太宗嘗與語王府射琰侍側稱贊德美而多矯誕偁叱之曰賈氏子巧言令色豈不愧于心哉坐中失色太宗亦為之不樂因罷會白太祖出偁涇州後為叅知政事太宗謂曰卿何以至此曰陛下以藩邸舊恩至此

太宗曰卿嘗面折賈琰賞卿之直耳

范蜀公蒙求

### 孫籍

真宗東封還群臣獻歌頌稱贊功德者相繼惟進士孫籍獻書言封禪帝王之盛事然願陛下慎于持盈不可遂自滿假上善其言即詔試中書賜同進士出身

### 趙韓王

趙普嘗奏太祖與某人為官太祖不用普明日復以其人奏太祖亦不用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太祖怒即

碎裂其奏紙擲于地普顏色不動乃跪地拾之收歸他日取所裂奏劄用糊粘綴復以奏太祖乃悟卒用其人

二

太祖時嘗以郡臣立功當遷官上素嫌其人不與趙普堅以為請上怒曰朕固不為遷官將若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之通道也且刑賞者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也豈得以喜怒專之上怒甚起趙普亦隨之上入宮普立于宮門久之不去上寢乃

可其奏

范蜀公

范內翰景仁以宏才碩學時所推仰始立朝或不以鯁直許之仁廟春秋高少陽虛位首拜跪乞擇宗室親賢為皇嗣熙寧初將推行新法獨不肯阿諛附議知不可爭即告老歸第天下士大夫始知仁者必有勇也

倦遊雜錄

陳晉公

尚書左丞陳公恕峭直性靡阿順總領計司多歷年

所每便坐奏事太宗皇帝或未深察必形誚讓公歛  
板蹶蹈退至壁殿負墻而立若無所容俟上意稍解  
復進慤執前奏終不改易或至三四上察其忠亮多  
從其議故當時言稱職者公為之首沂公筆錄

### 王昭明

韓魏公嘗稱內侍王昭明絕不類內官往年執政賈  
昌朝陳執中惡歐陽公欲因張氏事深治之令蘇安  
鞠獄不成蘇云不如鍛鍊就仍乞不錄問昭明為監  
勘官正色曰上令某監勘正欲盡公道鍛鍊何等語

也歐陽遂清脫魏王別錄

### 余襄公

慶曆中開寶寺塔災國家遣人鑿塔基得舊瘞舍利  
迎入內庭送還本寺令士庶瞻禮傳言在內庭時頗  
有光怪將復建塔余襄公靖曰彼一塔不能自衛何  
福可及于民凡腐草皆有光及水精與珠之圓者夜  
亦有光烏云異也梁武帝造數千塔舍利嘗有光臺  
城之敗何能致福其塔乞更不營造仁宗從之澠水燕談

### 夏文莊



夏竦薨仁宗賜謚曰文正公劉原父判考功上疏曰謚者有司之事且竦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侵臣官疏三上是時司馬溫公知禮院上書曰謚之美者極于文正竦何人可以當此書再上遂改賜謚文獻知制誥王原叔曰此僖祖皇帝謚也封還其目不為草詔于是太常更謚竦文莊澠水燕談

### 趙禹

景祐中趙元昊尚脩職貢萊州進士趙禹庶明上書言元昊必反請治兵為邊備宰相以為狂言流禹建

州明年元昊果反禹逃歸京師上言自理宰相益怒下禹開封府獄是時陳希亮為司錄言禹可賞不可罪宰相不從希亮爭不已卒從希亮言以禹為徐州推官徂徠先生石守道有詩曰萊牧男兒忽議兵謂禹也澠水燕談

### 孫冕

咸平中孫冕言乞于江淮荆湖通商賣鹽許商人于邊上入糧草或京師納錢帛一年之內國家預得江淮荆湖三路賣鹽額而又公私之利有十倍焉為陳

怒等沮之其議遂寢澠水燕談

司馬溫公

嘉祐中內臣麥允言死以其嘗有軍功勅給鹵簿司馬溫公言古不以名器假人允言近習之人非有大勲功而贈以一品給以鹵簿不可以為後法仁宗嘉納之澠水燕談

二

仁宗朝司天奏月朔日當食而陰雲不見事同不食故事當賀司馬溫公曰日食四方皆見而京師獨不

見天意若曰人君為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為災尤甚不當賀詔嘉其言後以為例澠水燕談

賈先生

臨淄賈岡公踈先生以著書扶道為己任著山東野錄七篇頗類孟子嘗奏諫書四篇謂丁謂造作符瑞以誣皇天欺先帝今幸謂姦發請明告天下白其事使後世無譏焉又謂謂既竄逐寇萊公猶在雷州請還萊公以明忠邪先生終以孤直不偶既晚得進士出身亦不樂為吏久之李文定公竊其誥勅送吏部

先生勉就之官至殿中丞卒後門人李冠元伯劉顏子望相與謚曰存道先生初先生得出身真宗賜先生名同改字希德云澠水燕談

### 龐莊敏

狄武襄公既平嶺南仁宗欲以為樞密使平章事龐莊敏公曰太祖遣曹彬平江南止賜錢三十萬其重慎名器如此今青功不迨彬遠矣若用為平章事富貴已極安肯為陛下用力萬一復有寇盜青更立功陛下以何官賞之乃以青為護國軍節度諸子皆遷

官厚賜金帛

澠水燕談

### 呂文靖

初真宗上仙莊獻攀慕號切凡喪祭之禮務極崇厚呂文靖奏曰太后為先帝喪紀之數宗廟之儀不忍裁減曲盡尊奉此雖至孝之道以臣所見尚未足報先帝恩遇之厚惟是遠姦邪獎忠直愛惜民財拔擢時彥使邇鄙寧靜人物富安皇帝德業日茂太后壽樂無憂此報先帝之大節也澠水燕談

祥符中王清昭應等宮成大臣率兼使領天聖中王清炎莊獻泣曰先帝遵道奉天故大建珍館以盡祇肅之道今忽焚燬何以稱先帝遺意呂文靖公恐后復議繕完因推洪範災異之端請罷營建遂懇讓使名王清遂不復葺澠水燕談

范文正

慶曆中議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范文正以為不可茶鹽商稅之入但分減商價之利耳行于商賈未甚有害也今國用未減歲入不可闕既不取之于山澤

及商賈湏取之于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于商賈今為計莫若先省國用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然後及商賈弛禁非所當先也其議遂寢夢溪筆談

二

范文正公仲淹為右司諫章獻劉太后聽政忽遣一巨璫諭之曰今後凡有大號令不湏強上物三五年為一宰相不難致公覺其言甘必有所謂果誕告冬至日大會前殿仁宗率群臣為壽有司將具公上疏曰臣聞王者尊極儀法配天故所以齒輅馬踐廡芻

尚皆有誅况屈萬乘之重冕旒行北面之禮乎此乃  
開後世弱人主以強母后之漸也陛下果欲為之太  
后履長賀于闈掖以家人承顏之禮行之可也抑又  
慈慶之容御軒陛使百官瞻奉于禮不順事遂已又  
獨銜乞皇太后還政疏曰陛下擁扶聖躬聽斷大政  
日月持久今上皇帝春秋已盛睿哲明發握乾綱而  
歸坤紐非黃裳之吉象也豈若保慶壽于長樂卷收  
大權還上真主以享天下之養云云疏入不報湘山  
野錄

三

明道中天下蝗旱范文正公安撫江淮回以太平州  
貧民所食烏昧草進呈乞宣示六官戚里抑奢侈澠  
水燕談

李宗諤

咸平初脩太宗實錄命錢若水主其事若水舉給事  
中柴成務起居舍人李宗諤侍御史宗度洎予及職  
方負外郎吳淑上指宗諤曰自太平興國八年已後  
皆昉在中書日事史策本憑直筆倘子為父隱何以

取信于後代乎除宗諤不許餘悉可之楊文公談苑

王沂公

真宗初上仙丁晉公王沂公同在中書沂公獨入劄子乞于山陵已前一切內降文字中外並不得施行又乞今後凡兩府行下文字中書須宰相參政密院樞密使副簽書方許中外承受兩宮可其奏晉公聞之愕然自失由是深憚沂公矣東軒筆錄

二

真宗晏駕二府同受遺詔輔立仁宗及皇太后權聽

斷軍國事宰相丁謂欲去權字王沂公時參大政獨執之曰皇帝冲年太后臨朝斯非國家常典稱權猶足示後况言猶在耳何可改也謂雖深憾其言然權字遂不敢去澠水燕談

張乖崖

忠定公後自金陵入苦腦疽未陞見御史閣門累奏上寬其告俾養疾公恨不得面陳所懷乃抗論近年虛國家帑藏竭生民膏血以奉無用之土木者皆丁謂王欽若啟上侈心之所為也不誅死無以謝天下

章三上不報出知陳州澠水燕談

薛簡肅

明肅太后欲謁太廟詔禮官草儀時學臣皆以周官  
后服進議佞者密請曰陛下垂簾聽大政號兩宮尊  
稱山呼及輿御皆王者制度入太室豈當以后服見  
祖宗耶遂下詔服袞冕諫疏交上復宰臣執議俱不  
之聽不得已將証告賴薛簡肅公以閔右人語氣明  
直不文其談簾外口奏曰陛下大謁之日還作漢兒  
拜耶女兒拜耶明肅無荅是夕報罷湘山野錄

皇朝類苑卷第十七

皇朝類苑卷第十七

忠言讜論

薛師正

呂晦叔與薛師正並命樞府師正事晦叔甚恭久之  
 晦叔亦稍親之議事頗相佐佑閣門副使韓存寶將  
 陝西兵討戎瀘蠻拔數柵斬首數百級上欲優進官  
 秩以勸立功者師正曰戎瀘本無事今優賞存寶後  
 有立功大於此者何以加之晦叔曰薛回言是也乃  
 除四方館使澠水燕談



錢若水

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檄轉運司期八月出塞令辦芻粟轉運司調發方集繼隆復為檄言據陰陽人狀國家八月不利出師當更取十月轉運司遂散芻粟既而復為檄云得保塞胡偵候狀言賊已入塞當以時進軍芻粟即日取辦是時民輸輓者適散倉卒不可復集繼隆遂奏轉運乏軍食太宗大怒立召中使一人付三函令乘驛騎取轉運使盧之翰寶玳及某人首丞相呂端樞密使柴禹錫

皆不敢言惟樞密副使錢若水爭之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上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若水獨留廷中不去上既食久之使人偵視廷中何人報云有瘦而長者尚立焉上出詰之曰爾以同州推官再期為樞密副使朕所以擢任尔者為賢尔乃不才如是邪尚留此安俟對曰陛下不知臣無狀使得待罪二府臣當竭其愚慮不避死亡補益陛下以報厚恩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今陛下據其一幅奏書誅三轉運使雖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鞠驗事狀明白乃

加誅亦何晚焉獻可替否死以守之臣之常分臣未  
獲死故不敢退上意解乃召呂端等奏請如若水議  
先令責狀許之三人皆黜為行軍副使既而虜欲入  
塞事皆虛繼隆坐貶招討知秦州涑水記聞

王文正

祥符中天下大蝗近臣得死蝗于野以獻宰相將率  
百官稱賀王魏公獨言不可數日方朝飛蝗蔽天  
真宗嘆曰使百官方賀而蝗遽至豈不為大笑耶

又

真宗朝宦者劉承珪以忠謹事上病且死求為節  
度使上促授之王魏公旦執不從曰後有求樞使者  
何以拒之至今宦者官不過留後並渾水燕談

賈黃中

賈黃中乃造華夷圖丞相晚四世孫七歲舉童子關  
頭及第李文正昉以詩贈之云七歲成童古所難賈  
家門戶有衣冠七人科第排頭上五卷經書誦舌端  
見榜不知名字貴登筵求試管絃歡從茲穩上青雲  
上萬里誰能測羽翰後興國中叅太宗大政性極

首句有脫  
誤

清畏嘗知金陵一日案行府寺覩一隙舍扃鑰甚嚴公怪之因發鑰得寶數十櫃乃故國宮闈所遺之物不隸於籍數不可計公亟集僚吏啓其封悉籍之表上上嘆曰貪黷者籍庫之物尚冒禁侵盜况亡國之遺物乎賜錢三百萬以旌其潔事母孝不幸年五十六先母而逝太宗卹其家既葬其母入謝上面撫之勿以諸孫及私門之窘自撓朕當記之

玉壺清話

### 趙閱道

趙閱道為人清潔好養生知成都獨與一道人及大

龜偕行後知成都并二侍者無矣至和中范景仁為諫官趙閱道為御史以論陳恭公事有隙熙寧中介甫執政恨景仁數訐之於上且曰陛下問趙忤即知其為人他日上以問閱道對曰忠臣上曰卿何以知其忠對曰嘉祐初仁宗遣豫鎮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既退介甫謂閱道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閱道曰不敢以私害公

涑水記聞

### 呂晦叔

馮當世孫和甫呂晦叔薛師正同在樞府三人屢於

上前爭論晦叔獨默不言既而上固問之晦叔方為  
開祈可否語簡而當上當納之三人亦莫能為也出  
則未嘗語人皆譏晦叔循默不副衆望晦叔亦不辨  
也而同僚或辨之

王平甫

王安國字平甫介甫弟也常非其兄所為為西京國  
子監教授溺於聲色介甫在相位以書戒之曰宜放  
鄭聲安國復書曰安國亦願兄遠佞人官滿至京師  
上問以其兄秉政物論如何對曰但恨聚歛太急知

上以介甫故召上殿時人以為必除侍講

人不明耳上默然不悅由是別無恩命久之乃得館  
職安國嘗力諫其兄以天下洶洶不樂新法皆歸咎  
於兄恐為家禍介甫不聽安國哭於影堂曰吾家滅  
門矣又嘗責魯布以誤惑丞相更變法令布曰足下  
人之子弟朝廷變法何預足下事安國勃然怒曰丞  
相吾兄也丞相之父即吾父也丞相由汝之故殺身  
破家慘及先人發掘丘隴豈得不預我事邪

並見涑水記聞

張杲卿

張杲卿為御史中丞日因登對言及家世及履歷本

末仁廟曰卿亦出自孤寒杲卿曰臣本書生陛下擢任御史中丞三子皆服官裳亦有先臣之田廬家事有託自謂非孤寒陛下可謂孤寒矣仁廟徐曰亦有說乎曰陛下春秋高奉宗廟社稷之重主尊尚虛位天下之心未有所繫是陛下孤寒也仁廟改容頗加其意後遂參柄用

倦遊雜錄

王著

太宗朝有王著者學右軍書深得其法侍書翰林帝聽政之餘留心筆札數遣內侍持書示著著每以為

未善 太宗益刻意臨學又以問著對如初或問其意著曰書固佳矣若遽稱善恐帝不復用意其後帝筆法精絕超越前古以為由著之規益也

涑水燕談

錄有王嗣宗事此處失之

王嗣宗事載東齋田諫議事董刊本

太宗嘗謂侍臣曰夫與君皇之道御圖愧無稽古深學舊有覽但記分明事類繁碎難檢今諫臣以治亂興亡急要寫置一屏欲常在目田錫奏曰皇王之道微妙曠濶今取軍國要機二事以行之師太原逮

末仁廟曰卿亦出自孤寒杲卿曰臣本書生陛下擢  
任御史中丞三子皆服官裳亦有先臣之田廬家事  
有託自謂非孤寒陛下可謂孤寒矣仁廟徐曰亦有  
說乎曰陛下春秋高奉宗廟社稷之重主尊尚虛位  
天下之心未有所繫是陛下孤寒也仁廟改容頗加  
其意後遂參柄用倦遊雜錄

王著

太宗朝有王著者學右軍書深得其法侍書翰林帝  
聽政之餘留心筆札數遣內侍持書示著著每以為

未善 太宗益刻意臨學又以問著對如初或問其  
意著曰書固佳矣若遽稱善恐帝不復用意其後帝  
筆法精絕超越前古以為由著之規益也 涑水燕談

田諫議

一

太宗嘗謂侍臣曰朕欲以皇五之道御圖愧無稽古  
深學舊有覽但記分明事類繁碎難檢今諫臣以治  
亂興亡急要寫置一屏欲常在目田錫奏曰皇王之  
道微妙曠濶今取軍國要機二事以行之師太原逮

茲二載禾賞軍功願因郊籍議功酬之乞罷交州戍  
兵免驅生民為瘴嶺之鬼此二者雖不繫皇王之治  
陛下宜念之上嘉納錫真得鯁直之體而此事尤難  
為奏趙普當國錫謁於中書曰公以元勳當國宜事  
損儉有羣臣書奏盡必先經中書非尊人主體也諫  
官章䟽令閣門填狀大弱臺憲之風尤為不可也普  
引咎正容厚謝能罷之錫將卒自草遺表猶勸上以  
慈儉納諫為意絕無私請上厚卹之

玉壺清話

二

田錫字表聖嘉州人太宗時上言軍國要機者一朝  
廷大體者四 太宗嘗言錫有文行敢言 真宗即  
位屢召對言事嘗請抄畧御覽三百六十卷日覽一  
卷又採經史要言為御屏風十卷以便觀覽及卒  
真宗謂劉沆曰田錫直臣也何天奪之逼朝廷每有  
少缺失方在思慮錫之章奏已至矣特贈工部侍郎  
以其子將作監主簿慶遠餘慶並為大理評事給俸  
給喪仍布告天下以示激勸故事諫議大夫卒無贈  
典範蜀公蒙求

王安簡

王安簡公奏河北朝廷根本而推州河北咽喉先朝用才如何永矩護邊累年官止諸司使令刺史李允則幾二十年亦不過引進使今用人太輕而賞典過厚非制虜之術公為御史中丞嘗留百官班以廷爭張堯佐事仁皇急遣使為止之罷堯佐官宣徽景靈二使東齋記事

程文簡

程琳原本林知開封府決事如流是年冬司天上明年正旦

日蝕此所三陽之始人君所忌請閏月以避之上亦為以然琳曰日者衆陽之長君上之象今有所蝕蓋由乾剛之道忽有所虧而致推脩德政可以免之上曰卿言極是朕亦思之不如自責可以答天變上畏天之威不為日者所惑如此本朝名臣傳

韓魏公

蔡挺在樞密院日有廢馬監之議朝廷遂遣蔡確出相度利害確以可廢聞上以謂所得子利給官吏與兵卒猶不足則國家所費亦大不如廢之便公聞



之曰馬監之為國為利豈少哉不惟馬之蕃息足以  
備緩急之用又足以振四夷之聲勢魏王別錄

### 李南陽

太宗將親攻范陽李南陽至叅大政以二策抗疏為  
奏願陛下選將帥中威勇有謀敦龐多福克荷功臣  
名者授宸筭付銳兵俾徃征大駕不出京轂恭守  
宗祧慰撫黔庶示敵人以閑暇策之上也大名河朔  
之咽喉或蹙駐驛揚天威以壯軍聲策之中也若邊  
霜朔辨朝塵夕埃翻龍鳳於旆常擁貔貅於鑿輅勞

侵黻宸上失耕農非愚臣所知也疏既入繼以疾求  
退士論嘉之至道二年重陽皇太子諸王宴瓊林苑  
教坊以夫子為戲者賓客李至言於東朝曰唐太和  
中樂府以此為戲文宗遽令止之笞伶人以懲其無  
禮魯公以儒為戲尚不可况敢及先聖乎東朝驚嘆  
白於上而禁止此戲遂絕楊文公談苑

### 唐質肅

嘉祐中仁宗自內閣降密勅近以女謁縱橫無由  
禁止今後應內降批出事主司未得擅行次日執奏

定可否始數日左承天門一寬衣老兵持竹槩器上以敗荷覆之門吏搜之乃金臣弁一枚上綴巨蚌燦然不知其數禁門舊律盡依外門例凡有搜攔更不中覆即送所司時開封方鞫劾次一小璫馳騎急傳旨令放其物即進呈府尹魏公瓘不用執奏法遂放之唐質肅公介方在諫垣疏曰陛下臨御以來所降敕旨未有若執奏內批之敕為治世之大公也臣風聞禁門近日有搜攔之獄傳旨令放主司殊不顧執奏之法乞再收犯者劾之使正其典疏入不報公又

疏曰臣聞王者一語朝出四海夕聞今執奏之勅既為無用乞下詔收之免惑天下既而又不報公又疏曰臣聞開封乃天下百執事之首司也魏瓘為尹丞君父詔旨輒不遵守望端門無咫尺之地尚敢輒爾况九州之遠乎欲重貶魏某以咎不遵君命之惡臣以言職不能早寤清衷亦乞罷黜魏由此降越州時有感事詩有鐵冠持白簡蕃棘聚青蠅之句謝上表畧云狂風動地孤蓬所以易飄衆斧登山直木終須先伐才者愛之 湘山野錄

又

張堯佐以進士擢第累官至屯田員外郎知開州會其姪女有寵於仁宗冊為脩媛堯佐遂驟遷擢一旦中除宣徽節度景靈郡牧四使是時御史唐介上疏引天寶楊國忠為戒不報又與諫官包拯吳奎等七人論列殿上既而御史中丞留百官班欲以廷諍卒奪堯佐宣徽景靈兩使特加六品服以旌敢言未幾堯佐復除宣徽使知河陽唐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為名耳我曹豈可中已耶同列依違不前

唐遂獨爭之不能奪仁宗諭曰差除自是中書介遂極言宰相文彥博以燈籠錦媚貴妃而致位宰相今又以宣徽使結堯佐請逐彥博而相富弼又言諫官觀望挾姦而涉宮掖語甚切直仁宗怒趨召兩府以疏示之介猶諍不已樞密副使梁適叱介下殿介爭愈切仁宗大怒玉音甚厲眾恐禍出不測是時蔡襄脩起居注立殿陛即進曰介誠狂直然納諫容直人主之美德必望全貸遂貶春州別駕始上怒未已兩府竊議曰必重貶介則彥博不安彥博去則吾屬

原秦字

逋遷矣既而果如其料當是時梅堯臣作竄詩曰皇  
祐辛卯冬十月十九日御史唐子方危言初造滕曰  
朝有巨姦臣介所憤疾願條一二事臣職敢妄舉巨  
姦宰相博邪行世莫足是時守成都委曲媚貴暱銀  
璫插左貂窮膈使馳驛脩媛將奪侈中金齋千鎰為  
我寄使君奇紋織織密遂傾西蜀巧日夜急鞭扶經  
緯金縷排科鬪七八比比雙蓮花篝燈載心出幾日  
成一端持行如鬼疾明日觀上元被服禔稱質然  
驚上目遽爾有薄詰既聞所從來應對以未失且云

奉至尊於妄豈能必遂回天子顏百事容丐乞臣今

得粗陳狡猾彼非一偷威與賣利次第推甲乙是唯

陰猾仁斷宜勇黜必欲致太平在列無如弼弼亦

昧平生况臣不阿屈臣言天下公奚以身自卹君傍

有側目喑啞橫詆叱指言為罔上廢汝還蓬華是時

白此心尚不避斧鑕雖令禦魑魅甘且同飴密既知

弗可懼復以強詞窒帝聲亦大厲論奏不容畢介也

容其閑猛士瞻為慄立貶嶺外春速容為異物內外

官怵怵陛下何未悉即敢救者誰襄執左史筆為此

儻不容盛德有所拂平明中執法懷疏又堅述介言  
或似狂百無一實恐傷四海和幸勿著倉卒亟許遷  
英山衢路猶嗟咄翊日宣白麻稱快口盈溢阿附連  
諫官去若惟繫夙其間因獲利竊笑蚌螭英州五千  
里瘦馬行馱馱毒蛇噴晚霧晝興嵐氣沒妻孥不同  
塗風浪過蛟窟存亡未可知南館愁傷骨飢僕時先  
後隨猿拾橡栗越林多蔽天黃柑雜丹橘萬室通釀  
醅撫遠無禁律歸去不須錢醒來弄鳴瑟山水仍竒  
怪已可銷憂鬱莫作楚大夫懷沙自沉汨西漢梅子

貞出為吳市卒市卒且不懈况茲別乘秩始堯臣作  
此不敢示人及歐陽文忠公為編其集時有嫌避又  
削去此詩是人少知者故今盡錄焉出東軒筆錄

皇朝類苑卷第十八

典禮音律

皇后合食太廟

仁宗皇帝將祫饗韓持國為禮官建言皇后廟孝章淑德章  
 懷神主不當合食於太廟下待制以上議議者凡十七人自  
 夢得武平仲祖揚侍講向龍菑原甫景尋聖後八人以為當  
 食太廟永叔揚淑子華長文子方包希仁錢資元盧公彥并  
 鎮九人以為當從持國論卒為二議以上朝廷以為日迫且  
 依舊合食須別議而武平仲堂草詔其辭太主其所議自後

亦不復議皇后別廟者以其不可入太廟也合食而入太廟  
又何必為別廟哉然其論議之難合也若是東齋記事

僖祖廟為始祖

熙寧五年十月太常禮院言奉聖旨詳定僖祖神主祧遷者  
切以聖王用禮固有因循至於逆順之大倫非敢違天而廢  
古請僖祖為太廟祖始遷順祖主藏之夾室依禮不諱孟夏  
祀感生帝以僖祖配詔恭依先是中書言萬物本乎天人本  
乎祖故先王廟祀之制有疏而無絕有遠而無遺商周之王  
斷自后稷以下者非絕以上而遺之以其自有本統承之故

也若尊卑之佐先後之序則子孫雖齊聖有功不得以加其  
祖考天下萬世之通道也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  
知則僖祖有廟與稷契宜無以異今毀其廟而藏其主於夾室  
替祖宗之尊而下附於子孫非所以順祖宗孝心事存之義  
求之前載雖或有然考合於經迺無成憲因而制禮實在聖  
時乞以所奏付之兩制詳議而擇取其當詔答廟祧之序蓋  
有典尋所以上承先王下法後世朕嗣守大統獲奉宗祀而  
世次遷毀禮或未安討論經常屬我哲輔於以佐朕不逮而  
仰稱祖宗追孝之心朕覽之矍然敢不祗服宜依所請於是

元絳等議云詩序生民曰尊祖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蓋言尊祖不言尊有功言文武之功而不言后稷之功則知推后稷配天者以尊祖而非以尊有功也從之熙寧八年五月禮院言今年四月大廟禘祭排列神位已依勅命尊居東向之位自順祖而下昭穆各以南北為序自今如遇禘祫者為定禮詔恭依

### 籍田

元豐二年七月詳定禮文所言國語云王耕一揆庶人終於千畝廩於籍東南鍾而藏之自漢迄唐皆有帝籍神倉今久廢不設凡祭祀之所用皆索諸市所非以致潔誠也乞於京城東南度田千畝置籍田仍從先農壇于其中立神倉於東南五谷之外并植菜蔬冬則藏冰一歲祠祭之用取具焉并從之

### 祀明堂

元豐三年七月詔曰遠而尊者祖則祀郊之圓丘而配天迹而親者禰則祀於國之明堂而配上帝天足以及上帝未足以盡先故元立祀天則對越諸神明堂則上帝而已歷代以來合官所配既紊於經乃至雜以先儒六天之說此皆固陋



昧古以失情文之宜朕甚不取其將來祀英宗於明堂推以配上帝餘從祀群臣悉罷

### 郊祭

四月詔親祠北郊依南郊儀如不親祀則上公攝事見是奉祀禮文所言天地合祭自漢元始間以禮樂既合有合而禮夫婦共牢於是合祭天地以隆一体之誼後漢光武魏文帝晉光帝唐武德以來皆因之殆非求神以類之意本朝上帝既設天皇地祇禘之典禮有所未合於是翰林學士張璪言陽生於十一月陰生五月則陰陽之生天地致用之始先王

於是順陰陽之義以冬至月祀天於地上之圓丘夏至日祭地澤中之方丘以至牲幣器服詩歌樂舞形色度数莫不放其象類故天神地祇可得而禮由此觀之夏至日祭地於方丘而天子親涖之此萬世不易之禮也議者以為當今萬乘儀衛加倍於古方盛夏時不可以躬行乃欲改用他

### 類十八

月不難無所據依又失所以事地順陰陽之義不得已臣以為宜即郊祀之歲夏至之日盛禮容具樂舞遣家宰攝事雖未能皆當於禮度幾先王之遺意補有存焉禮官請如璪議

上批張璪之議在今所宜固無易元豐六年冬至祭上帝昊天於圓丘以太祖配始罷合祭天地也制曰永惟五聖之烈必躬三歲之祀祭以禮意寢而不明樂文雜而未正故刺六經之說考諸儒之言緝熙曠議是正鉅典陟配列對侑昊穹於時維太常之旒備金玉之駕迺播太主以為國之綴迺服大裘以攷古之文故事衮冕行事至是始加服大裘而被以衮冕

元豐聖訓

### 封程嬰公孫杵臼立廟

神宗朝皇嗣屢闕余當詣閣門上書乞立程嬰公孫杵臼廟

優加封爵以旌忠義庶幾不為厲使國統有繼是時適值鄆王服藥上覽之然即批中書授臣將作監丞勅河東尋二人遺跡乃得其家於絳州太平縣詔封嬰為誠信侯杵臼為忠智侯因命絳州立廟歲時致祭於所上書略曰臣嘗讀史記世家考趙氏廢興之本末惟程嬰公孫杵臼二人各盡死不顧難以保全趙氏孤兒聚最為忠義乃知國家傳祚至今皆二人之力也蓋下宮之難屠岸賈殺趙朔括趙嬰齊已赤族無噍類惟朔妻有遺腹匿於宮既而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甚急於是朔妻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

不滅若無聲及索見竟無聲乃得脫然則見之無聲蓋天有所祚且天方啟趙氏生聖人以革五代之亂極天下於火之中而奄有焉使聖人子神孫繼承而不已則見又安敢有聲蓋有聲則不免趙氏無復今日矣然雖天祚亦必賴程嬰保持真孤遂至成人而立之以續趙祀即趙文子也於是趙宗復盛傳十世至武靈王而遂以胡服於秦俱覆其後為秦所併則子孫蕩折散居民間今常山真定中山則古之趙地故趙氏世為保州人而禧祖順祖翼祖宣祖皆生於河朔以至太祖啟運太宗成祧真宗繼休仁宗守成英宗繼統陞

下續業嚮使趙氏無此二人以力衛襁褓孑然之孤使得以全則承祀無遺餘育矣又豈能熾昌以至於此故臣深以為國家傳祚至今皆二人之力也二人死皆以義甚可悼痛雖當時趙武為嬰服喪三年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不絕然今不知其祠之所在竊慮其祠已廢而復舉或舉而弗尊或尊而弗封三者皆闕典也左氏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自宋有天下凡两周甲子百二十二年于茲矣而二人忠義未見褒表廟食弗顯故仁宗在位歷年至多而前星不耀儲嗣屢闕雖天命將啟先帝以授陞下然或慮二人精魄久無所歸

而亦因是而屬也何哉蓋二人能保趙孤使趙宗復續其德甚厚則趙宗之有繼皆自二人為之也何況二人皆精誠洞貫天地則其魂常遊於太虛而百世不滅故乞朝廷指揮下河東北晉趙分域之內訪求二人墓廟特加封爵旌表如或自来未立廟貌即速令如法崇建著於甲令永為典祀如此則忠義有勸亦可見歷朝不負於二人者矣青箱雜記九卷

### 嫡孫傳重服

自唐開元時父卒衆子在嫡孫不傳重以其不襲封也然不知至于服紀有則有所不齊國朝亦著於禮令景祐中右資

政石中立卒衆子在嫡孫不傳重未幾而衆子卒其家奏嫡孫合與不合傳重下禮院議於是景文公判太常不疑次道與子為禮官景文遂令三人各為義狀不疑曰初常傳重誤也宜改正之始遣為服次道則用江都集禮以為接服若曰父死衆子在嫡孫不傳重衆子嫡孫死衆孫接服是一尊親為兩等服也予謂石氏子孫宜依禮令不得傳衆且為本服自今而後別著令父死衆子在嫡孫傳重然後得禮之正又為不疑難曰石氏子當傳重就令石氏子於服中犯刑如何處之必以見行法見行禮令處之也豈可嫡孫接服嫡孫死衆

孫接服是何異家人共犯正坐尊長方決而乃令次家長接續足其杖數邪是無此理也然景文後次道議仍請着為令其後衆子在嫡孫請傳重者禮傳重其不請者則不傳重豈禮之意哉

### 武臣持服

故事武臣不持喪韓姪奏請持喪下兩制臺諫官議唐子方為諫官與諸御史皆不與令持喪是時會議於玉堂後署廊子方曰今日不可高論也永叔勃然曰父母死而令持服安得為高兩制與臺諫官竟為兩議以上遂詔閣門祇候內殿崇班以上持服供俸宮以下不持服是則官高者得為父母

服官卑者則不為無官者將何以處之乎

### 金龍玉簡

道家有金龍玉簡學士院撰文具一歲中齋醮故投於名山洞府天聖中仁宗皇帝以其險遠窮僻難齋送醮祭之具頗為州郡之擾乃下道錄院裁度才留二十處餘悉罷之河南府平陽洞台州赤城山玉京洞江寧府華陽洞舒州潛山司真洞杭州大滌洞鼎州苑源常州張公洞南康軍廬山詠真洞建寧武夷山昇真洞南嶽朱陵洞江州馬當山上水府太平州中水府潤州金山下水府杭州錢塘江水府河陽濟瀆

海水府鳳翔府聖湫仙遊潭河中水百丈泓龍杭州天目山  
龍潭州華湘潭所罷處不可悉記予嘗於學士院取金龍玉  
簡視之金龍以銅制玉簡以階石制東齋記事

### 婚禮坐鞍

劉岳書儀婚禮有女<sup>坐</sup>婿之馬鞍父母為之合髻之禮不知用  
何經義據岳自叙云以時之所尚者益之則是當時流俗之  
所為爾當五代干戈之際禮樂廢壞之時不暇講求三王之  
制度尚取一時世俗所用吉凶儀式畧整齊之固不足為後  
世之法矣然而後世猶不能行之今岳書儀十已廢其七八

其一二僅存於世者皆苟簡粗畧不如本書就中傳失乖謬  
可為大笑者坐鞍一事爾今之士族當婚之夕以兩椅相背  
置一馬鞍及令婿坐其上飲以三爵女家遣人三請而後下  
乃成婚禮謂之上高坐凡婚家舉族內外姻親與其男女賓  
客堂上堂下竦立而視者惟婿上高坐為盛禮爾或有偶不  
及設者則相與悵然咨嗟以為闕禮其轉失乖謬至於如此  
今雖名儒巨公衣冠舊族莫不皆然嗚呼士大夫不知禮義  
而與閭閻鄙俚同其習見而不知為非者多矣 廬陵歸田錄

### 蜡臘

建隆四年太常博士和峴奏唐以寅日蜡百神郊日祭社宮  
辰日臘饗宗廟開元定禮三祭皆于臘辰以應土德聖朝火  
德合以成日為臘而以前七日辛郊便行蜡禮恐未為宜下  
太常議而請蜡百神祀杜稷饗宗廟同用成臘日

正冬朝賀上壽

淳化三年正月朔太宗御朝元殿受賀禮畢改服通天冠絳  
紗袍升殿群臣上壽國朝以來正冬朝賀御正殿即以退御  
大明殿群臣常服上壽奏教坊樂至是始約開元禮皆以法  
服設宮架萬舞酒三行而罷

宣祖配天

淳化四年正月辛郊神州合祭天地圓丘以宣祖皇帝配有司因  
請孟春祈穀孟冬季秋大饗明堂請以宣祖配冬至自昊天  
下至祀皇地祇孟夏雩祀宗後之聖圓朝

慧星見罷祀南郊

太宗將南郊慧星見宰相趙普召檢討杜鎬問之鎬曰當祭  
日食猶廢祭謫見如此罷祀不疑遂從其說至熙寧五年將  
郊而河決神宗問輔臣曰議者以河決地震不當郊王安石  
曰古者年不順安八蜡不通八蜡小祭也或可以變異廢上

帝之祭之乃大者恐不宜如此上以為然 出事實

### 祭大社

太祖初有事於大社時國初墜典多或未修大祝文亦亡舊式詔辭臣各撰一文騰錄糊名以進上覽之謂左右曰皆輕重失中猶御筆親點一文曰惟此度乎得體開視之乃竇儀撰者文曰惟某年太歲月朔日宋天子某敢昭告示於大社謹因仲秋仲春祗率常禮敬以玉帛一元大武柔毛剛鬣胡梁香篚嘉薦醴醑備茲禋禋奉用伸報本敢以后土勾龍氏配神祚主為神品物賴之載生庶類資以含弘方直所以著其守

博厚所以兼其德有社者敢亡報乎尚饗遂詔儀定其儀注公以開元禮參酌於三代之典繼以進之祭作雍和樂大社之饌自正門入配坐之饌自左闈入皇帝詣壘既洗之儀並如圓丘具事本式請大所執樽者舉冪贊酌醴太常卿引皇帝於太社神座前捧爵跪奠太祝持板進於神座之右西向跪讀祝文玉壺清諾一卷

### 兩制攝事

京師春秋社祭多差兩制攝事王僕射珪為內外制十五年祭社者屢矣熙寧四年復以翰林丞旨攝太尉因作詩曰鷄



聲初動曉駭催又向靈壇歛福盃自笑治聲不辭醉明年強  
健更須來是冬遂叅知政事東軒筆錄

祠太一

太宗時建東太一宮於蘇村即遂例十殿五福君二太一處前  
冠通天冠服絳紗袍餘皆道冠寬衣天聖中建西太一宮前  
殿處五福君太遊三太一亦用通天絳紗之制餘亦道冠寬  
衣熙寧五年建太一宮內侍主塑像乃請下禮院議十太一  
冠服禮院乃具狀請如東西二宮之制太一畫服通天絳紗  
有言亳州太清宮有唐太一塑像上遣中使視之乃畫王者

衣冠遂詔如亳州之制春明退朝錄中卷

九宮貴神

九宮貴神始天寶初術士蘇嘉慶上言請置壇明皇親祠及  
王璵為相又勸肅宗親祠太和中監察御史舒元興論列遂  
降為中祝會昌中李德裕為相復為大祀宣宗時又降為中  
祀乾侍中宰相崔彥昭因歲旱禱雨獲應遂升為本祀春明  
退朝錄下卷

郊廟讀冊迴班

故事郊廟讀祀冊官至御名必起上至郊宮更衣詣壇下有

官皆迴班迎向英宗皇帝初告廟詔讀冊官毋起及詣壇下  
又詔百官勿迴班所以見事郊廟之精意也澠水燕談

### 醮祀御宴

真宗皇帝嚴於醮祀之事其奏章則用昭受乾符之寶其後  
天寶亡止用御前之寶慶曆中下學士院別制其文曰皇帝  
欽崇國祀之寶醮祀則用之東齋記事

### 朝獻朝饗

上親郊廟冊文皆曰恭為歲事先景靈宮謂之朝獻次大廟  
謂之朝饗末乃有事於南郊予集郊室時曾預論常疑其式次

序若先為尊則郊不應在廟後若後為尊則景靈宮不應在  
太廟之先求其所從來盖有所因唐按故事凡有事於上帝  
則百神皆預遣使祭告惟太清宮太廟則皇帝親行其冊祝  
皆曰取集某月曰某日有事於某所不敢不告宮廟謂之奏告餘  
皆謂之祭告惟有事于南郊方為正祠至天寶九載乃下詔  
曰告者上告下之詞今後太清宮宜稱朝獻太廟稱朝饗自  
此遂失奏告之名冊名皆為正祠筆談一卷

### 雲韶部

聞寶中平嶺表擇廣州內臣聰慧者數十人於教坊令習樂

名簫韶部後改名雲韶部內宴則用之

澠水燕談八卷

### 鈞容直

太平興國中擇軍之善樂者名曰引龍直遊幸則騎而導駕後改曰鈞容直取鈞天之義焉

澠水燕談八卷

### 河市樂

駙馬都尉高懷德以節制領雒陽歲次性頗奢靡而洞曉音律故聲伎之妙冠於當時法部中精絕者殆不過之宋城南抵汴渠五里有東西二橋舟車交會民居繁夥倡優雜戶類亦衆然率多鄙俚為高之伶人所輕諺每宴飲樂作必效其

扑野之態以為戲玩謂之河市樂迄今俳優常有此戲並沂固公筆錄

### 拱宸管

鼓吹部有拱宸管即古之平管也

太宗皇帝賜令名

夢溪筆談五卷

皇朝類苑卷第十八

皇朝類苑卷第十九

典禮音律

協律

燕龍圖肅判太常寺建言今之樂太高始下詔天下求知音者李照言樂比古高五律而胡瑗阮逸相繼出矣李照之樂以縱黍累尺黍細而尺長律之容乃百三十黍胡瑗以橫黍累尺黍大而尺短律之容千二百黍而徑乃三分四厘六毫空徑三分四厘六毫與容千七百二十黍皆以尺而生律也阮逸又欲以量而求音皆非也最後有房庶者亦言今之樂

高五律盖用唐樂而知之自收房饗一箇皆唐樂也其法以律生尺而黍用二桴二米者是時無二米黍據見黍為律雖無千七百三十黍之謬與三分四厘六毫之差然其聲才下三律盖黍細爾其法則是以王原淑胡瑗大不喜其說朝廷但授庶祕書省校書郎不究其說而庶玄齡之後其為人簡脫嘗與薦鄉然好音宋京田元君薦而召之是時丁正臣亦收牙笛二與庶笛同予嘗於雄州王臨處得此界笛一比太常樂下四律教坊樂下二律樂高於唐樂一律又嘗於才元處得并州銅尺一比文府尺長三分以之定律與唐樂聲同

大府之尺定律與此界笛同二者必唐一得也若得黍其用房度法為律以考之其為至當不疑矣真黍一桴二米者

二

世言王朴為樂而不知樂之壞自朴始也初常太鍾聲皆無款識用橫黍尺制律命其鍾聲而誌刻之太祖患樂太高和峴用影表尺才能下律樂比唐為高五律矣今太常鑄鍾最大者聲中唐之黃鍾誌刻乃云林鍾餘鍾率皆如此李照則多鍊鑿曰鍾以合其律而鍾磬又不如朴時雖非本聲而其器完也惜哉

君實與予莫逆之友也惟議樂為不合君實以胡瑗一黍之廣為尺而後律制予用房庶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為律而後生尺律之法曰凡律為九分以尺而生律者律為十分三厘八毫矣以其合又變而為方分其差謬處不可一二數也以律生尺者九十分黃鍾之長加十分以為尺凡律皆徑二分圍九分長分積實八百一十分自九十分損益之而十二律長短相行矣自八百一十分損益之而十二律積實相通之往在館閣時決於同舍同舍莫能決遂變基以決

之君勝實不勝乃定其後一十年君實西京為留臺予往候之不持他書惟持所撰樂論八篇示之爭論者數夕莫能決又投壺以決之予不勝君實謹曰大樂還魂矣凡半月卒不得要領而歸豈所見然邪將戲謔邪抑遂莫所執不欲改之邪俱不可得而知也是必譎戲矣 並東齋記事

鼓

周禮雷鼓鼓神祀靈鼓鼓社祭雷鼓鼓鬼享康成云雷鼓八面鼓也靈鼓六面鼓也鼓鼓四面鼓也鼓之數不見於經然神有尊卑則其數有多寡隆殺理或然也必漢時尚然所以

康成云也幾面鼓猶言幾兩車幾區宅幾壩田也而唐開元中蜀人有繪圖以獻者一鼓面為八面六面四面既不可考擊乃於縣內別置散國鼓朝仍之郊祀宗廟設而不作景祐中馮章靖公言雷鼓靈鼓路鼓並當考擊而散鼓請準乾德四年詔廢不用然不言鼓之制非是甚可怪也 東齋記事

二

吾聞羯鼓序錄羯鼓之聲去透空碎遠極異眾樂唐羯鼓曲今唯有邠州一父老能之有大合蟬滴泉之曲予在鄜延時尚聞其聲汪原承受公事王元孫因奏事回有旨令召此人

赴闕元孫至邠而其人已死羯鼓遺音遂絕今集部中所有但名存而已透空辭遠了無餘迹唐明帝與李龜年論鼓云杖之弊者四櫃用力如此其為藝可知矣 夢溪筆談五卷

三

唐之杖鼓謂之兩杖鼓兩頭皆用杖今之杖鼓一頭以手拊之則唐之漢震第二鼓也明宋開府皆善此鼓其曲多獨奏如鼓笛曲是也今是杖鼓常時只打拍鮮有專門獨奏之妙鼓曲悉皆散亡頃年王師南征得黃帝炎一曲于交趾乃是杖鼓曲也 並筆錄五卷

琴

一

秀州祥符院僧智和蓄一古琴：微碧紋石為軫製作精巧音韻清越中刻李陽冰篆三十九字其畧云南滇夷島產木名伽陀羅文如銀屑其堅如石遂用此作臨岳沈括筆談朱長文琴譜皆著此琴即唐相刑公李勉所製響泉之名見勉本傳元祐末智和死州狀其事匣送尚書禮部符太常收管好事者時取鼓之非他琴比也 澠水燕談八卷

二

錢塘沈振蓄一琴名冰清腹有晉陵子銘云卓哉斯器樂性至公音清韻高名善風勁瓌餘神爽泛絕機靜雪夜獻冰霜天繫磬陰陽潛感否臧前鏡人其審之豈獨知政書大曆三年三月三日上底蜀郡雷氏鳳沼內書貞元十一年七月八日再修士雄記聲極清實山聖與名知琴少在錢塘後振借彈酷愛之後三十年聖與管太常會振姪述訪冰清索百千不售未幾述遂卒其妻得二十千鬻於僧清道轉落中太一道士揚道英久之聖與以五千求得之或以為晉陵子杜牧之道號篆法類李義山筆亦莫可辯又不知士雄何人也 澠水燕談八卷



三

盧氏雜說韓皋謂稽康琴曲有廣陵散者以王陵母丘儉輩皆自廣陵敗散言謂散亡自廣陵始故名其曲曰廣陵散以予考之散自是曲名如操弄惔序引之類故潘岳笙賦輟張女之哀彈流廣陵之名散又應曲與留劉孔才書云聽廣陵之清散知散為曲名矣或者康借此名以諫諷時事散取曲名廣陵乃其所命附為義耳 相 夢溪筆談五卷

四

琴雖用桐然須多年木性都盡聲始發越魯見唐初路氏琴

木皆枯朽殆不勝指而其聲愈清又嘗見越人陶籩真畜一張越琴傳云古塚中敗棺材木也聲極振其僧智和有一琴瑟琴徽碧紋石為軫制度音韻皆臻妙腹有李陽水篆數字其略云南演洩島上得一木名伽佗羅紋如銀屑其堅如石命工斲為此琴篆文甚古勁琴材欲輕鬆脆滑謂之四善木堅如石可以制琴亦所未諭也投荒錄云瓊管多烏楠佉陀皆奇木疑伽佗羅即佉陀也 並 筆談五卷

鍾

一

國朝雅樂即用王朴所制周樂太祖時和峴以為聲高遂下  
其一律然至今言樂者猶以為高云今黃鍾乃古夾鍾也景  
祐中李照作新樂又下其聲大常歌工以其太濁歌不成聲  
當鑄鍾時乃私賂鑄匠使減其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叶而成  
聲而照竟不知以此知審音作樂之難也照每謂人曰聲高  
則急促下則舒緩吾樂之作久而可使人心感之皆舒和而  
人物之生亦當豐大王侍讀洙身尤短小常戲之曰君樂之  
成能使我長乎聞者以為笑而樂成竟不用歸田錄

二

大常所用王朴樂編鍾皆不圓而側垂自李照胡瑗之徒皆  
以為非及照作新樂將鑄編鍾給銅鑄馮務得古編鍾放工  
人不敢銷毀遂藏於太常鍾不知何代所作其銘曰粵朕皇  
祖寶龢鍾粵斯萬年子子孫孫永宝用邛其聲與王朴夷則  
清聲合而其形不圓側垂正與朴鍾同然後知朴博古好學  
不為無據也其後胡瑗改鑄編鍾遂圓其形而下垂邛之掩  
斝而不揚其鑄鍾又長角而震掉其聲不和著作佐郎劉義  
叟竊謂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鍾無異必有眩惑之疾未幾  
仁宗得疾人以義叟之言驗矣其樂亦尋廢不用歸田錄

今太常鑄鍾皆於甬本為紐謂之旋蟲側之皇祐中杭州西湖側發地得一古鍾匾而短其板長幾半寸大畧制度如鳧氏所載唯甬乃中空甬半以上差小所謂衡者予細考其制亦似有義甬所以中空者疑鍾縻自其中垂下當衡甬之間以橫括柱之橫括疑所謂旋蟲也今考其名竹筩之筩文從竹從甬則僅平空甬半以上微小者所礙橫括以其橫括所在也則有衡之義也其橫括之形似蟲而可旋疑所謂旋蟲以今之鍾鑄校之此衡甬中堂則猶小於甬者乃後礙橫括

自似有所因彼衡甬俱實則衡小於甬似無所因又以其括之橫於中也則義有衡義實甬直上植之而謂之衡者何義又橫括以其可旋而有蟲形或可謂之旋蟲今鍾則實其紐紐不動緣得旋名若以則垂之其鍾可以掉蕩旋轉則鍾常不定學者安能常當其燧此皆可疑未知孰是其鍾今尚在錢塘郡從家藏之

夢溪筆談五卷

獨異志云唐承隋亂樂簾散失獨無徵音李嗣真徵密求得

之聞弩營中砧聲求得喪車一鐸入振之於東南隅果有應者掘之得石一段裁為四具以補樂簾之闕此妄也聲在短長厚薄之間故考工紀磬氏為磬已上則磨其旁已下則磨其端磨其末則聲隨而變豈有帛砧裁琢為磬而尚存故聲哉兼古樂宮商無定聲隨律命之迭為宮徵嗣真必嘗為新磬好事者遂附益為之既云裁為四具則是不獨補徵聲也

夢溪筆談五卷

二

國史纂異云潤州曾得末磬十二以獻張率更叩其一曰晉某歲所造也是歲閏月造磬者法月數當有十三宜於黃鍾

東九尺掘必得焉求之果如其言此妄也法月律為磬當依節氣閏月自在其間閏月無中氣豈當月律此愼然者為之也扣其一安知其是晉某年所造既淪陷在地中豈暇復按方隅尺寸理之此欺誑之甚也

夢溪筆談五卷

### 律呂

漢志陰陽相生自黃鍾始而生施八八為伍八八為伍者謂一上生與一下相生間如此則大呂以後律數皆差須自蕤賓再上生方得本八八之謨也或曰律無上生呂之理但當而生而土說皆然至蕤賓再宮生大呂清宮又當再上生如

此時上時下即非自然之數不免牽合矣自子至巳為陽律陽呂自午至亥為陰律陽呂凡陽律陽呂皆下生陰律陰律皆生上故巳方之律謂之中宮呂言陰陽至此始中也至午則謂之蕤賓陽常為主陰常為賓蕤賓者陽至此而為賓也納音之法自黃鍾相生至于中呂而謂之陽紀自蕤賓相生至于應鍾而終謂之陰紀蓋中呂為陰陽之中子午為陰陽之分也

夢溪筆談五卷

二

漢志言數曰太極元氣函三為一極中也元始也行于十二

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九又參之於卯二十七歷子二辰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陰陽合德氣鍾於子化生萬物者也殊不知此乃求律呂長短休筭立成法耳別有何義為史者但見其數浩博莫測所由乃曰此陰陽合德化生萬物者也常有人於土中得一朽弊疇帛杵不識持歸以示隣里大小聚觀莫不怪愕不知何物後有一書生過見之曰此靈物也吾聞防風氏身長三尺骨節專車此防風氏軀胫骨也鄉人皆喜築廟祭之謂之胫廟班固此論亦近乎胫廟也

夢溪筆談五卷

凱歌

邊兵每得勝回則連隊抗聲凱歌乃古之遺音也凱歌詞甚多皆市井鄙俚之語予在鄜延時製數十曲令士卒歌之今粗記得數篇其一先取山西十二州別分子將打衙頭回看奉塞低知為漸見黃河直北流其二天威卷地過黃河萬里羗人盡涕歎莫堰橫山倒流水從交西去作恩波其三鳥尾胡琴隨漢車曲聲猶自怨單于彎弓莫射雲中鴈歸雁如今不寄書其四旗隊渾如錦繡堆銀裝背打回回先教淨掃安西路待向河源飲馬來其五靈武西涼不用圍審家搃待納

王師域中半世是關西種猶有當時吃乾見夢溪筆談五卷

霓裳羽衣曲

霓裳羽衣曲劉禹錫詩云三鄉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又王建詩云聽風聽水作霓裳白樂天詩注云開元中西涼府節度使楊敬述造鄭嵎津陽門詩注云葉法嘗引上八月宮聞仙樂及上歸但記其半遂於笛中寫之會西涼府都督楊敬述進婆羅門曲與聲調相符遂以月中所聞為散序用敬述進為其腔而霓裳羽衣曲諸說各不同今蒲中道樓有唐人橫書類梵字相傳是霓裳諸字訓不通莫知是非或

謂今燕部有獻仙音曲乃其遺聲然霓裳本謂之道調法曲  
令獻仙音乃小石調耳未知孰是 夢溪筆談五卷

二

歐陽公歸田論王建霓裳調弟子部中一色听風听水作為

霓裳以不曉聽風聽水為恨

限余嘗觀唐人西域記云龜茲國王與臣庶知樂者於大山

間听風水之聲均節成音後番入中國如伊州涼州甘州皆

自龜茲至也此說近之但不及霓裳耳鄭嵎津陽門詩注葉

法喜引明皇入月宮聞樂歸以笛寫其半會西涼州楊敬遠

進婆羅門曲聲調聰同按之使韻乃合二者製霓裳羽衣則

知霓裳亦来自西域云 出西清詩話

拋毬曲

海州士人李慎言嘗夢至一處水殿中觀宮女戲毬山陽蔡  
繩之為傳叙事甚詳有拋毬曲十餘闕詞皆清麗今獨記兩  
闕侍燕黄昏晚未休玉塔夜色月如流朝来自覺承恩醉笑  
債傍人認綉毬堪恨隋家幾帝王舞裊標盡綉鴛鴦如今重  
到拋毬處不是金爐舊日香 夢溪筆談五卷

歌曲

世稱善歌者皆曰郢州至今有白雪樓此乃因宋玉問曰客

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次為陽河雍露又為陽春  
白雪引商刻羽雜以流徵遂與郢人善歌殊不考其義其曰  
客有歌於郢中者則歌者非郢人也其曰下里巴人國中屬  
而和者數千人陽河雍落和者數百人陽春白雪和者不過  
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則和者不過數人而已以楚之  
故都人物猥盛而和者止于數人則為不知歌甚矣故王以  
此自况陽春白雪皆郢人所不能也以其所不能者明其俗  
豈不誤也襄陽耆舊傳雖云楚有善歌者歌陽羨白露朝日  
魚和之者不過數人復有陽春白雪之名又今郢州本謂之

北郢亦非古之楚都或曰楚都在今宜城界中有故墟尚在  
亦然也此鄆也非郢也據左傳楚成王使鬬宜申為商公公  
漢沂江將入郢王在諸公下見之公漢至于夏口然後沂江  
則郢當在江上不在漢上也又王在渚宮下見之則諸宮蓋  
在郢也楚始都丹陽在今枝江文王遷郢昭王遷鄴皆在今  
江陵境中杜預注左傳云楚國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也  
謝靈運鄴中集詩云南登宛郢城今江陵北十二里有絕南  
郢古之郢都也又謂之南郢

夢溪筆談五卷

歌舞



古人飲酒皆以歌舞屬獻壽尊者亦往往歌舞長沙王小舉袖云國小不足回旋太宗亦自起舞屬群臣古今淳質舞以達歡欣不必合度臻好古人人可為之不羞不及也張燕公詩云醉後歡更好全勝未醉時動容皆是舞出語總成詩又云要須回舞袖拂盡五松後涼風起吹舞袖回舞者曲折益盡奇妙非有師可觀故士大夫不復起舞矣或有善舞者又以其似樂為古人之歌亦復如此鄴奏簡淡故三百篇可以詠吟緣時未有新繁聲是可喜自新變聲作日益繁靡欲令人疆置繁聲以三百篇為歡何可得也隋以前南北朝舊曲

猶頗似古如公莫舞丁督護之類豈不簡淡自唐以來此等曲解又復不入听矣人但知思聞古韶夏之類直恐見之未能忘味也胡瑗善琴教人作采蘋鹿鳴等曲稍曼延其聲傍近鄭衛雖可听非古法也近世樂府為繁聲不以又加重疊謂之纏聲促數尤甚固不從容一唱三嘆矣太學諸生承胡先生之教許鼓琴吹簫及以方響代編磬然所奏唯鹿鳴采蘋數章而已諸生因緣為鄭衛聲聞者疑以之或以相問有戲之者此無他直纏聲鹿鳴采蘋劉貞父詩話

皇朝類苑卷第十九

皇朝類苑卷第二十

典禮音律

笛

一

馬融笛賦云裁以當適便易持李善注謂適馬策也裁笛以當馬適故便易持此謬說也笛安可為馬適適管古人謂樂之管為為適故潘岳笙賦云修適內辟餘簫外透裁以當適者餘器多裁衆適以成音此笛但裁二適五音皆其當適之上不假猥繁所以便而易持也 夢溪筆談五卷

笛有雜笛有羌笛其形制所使始說皆不同周禮笙師掌教  
 箎遂或云漢武帝時丘仲始作笛又云起於羌人後漢馬融  
 所賦長笛空洞無底刻其上孔五孔一出其背正似今之尺  
 八李善為之注云七孔長一尺四寸此乃今之橫笛耳太常  
 鼓吹部中謂之橫吹非融之所賦者融賦云易京君明識音  
 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謂商聲五音畢沈  
 約宋書亦云京房備其五音皆周禮笙師注杜宇子春云遂乃今  
 時所吹五空行遂以融約所記論之則古遂不應有五禮則

于春之說亦未為然今三禮圖畫處亦橫設而有五孔又不  
 知出何興據 夢溪筆談五卷

審聲

五音宮商角為從聲徵羽為變聲從為律從律呂從呂變謂  
 以律從呂以呂從律故從聲以配君臣民尊卑有定不可相  
 踰變聲以為事物則或遇過於君聲無嫌六律為君聲則商角  
 皆以律應徵羽以呂應六呂為君聲則商角皆以呂應徵羽  
 以律應加變徵則從變之聲以瀆矣隋柱國鄭譯始條具之  
 均展轉相生為八十四調清濁混淆紛亂無統竟為新聲自

後又有犯聲側聲正殺寄殺偏字傍字雙字半字之法後更之聲無復  
條理矣外國之聲前世自別為四夷樂自唐天寶十二載始  
詔法典曲與胡部合奏自此樂奏全失古法以先王之樂為雅  
樂前世新聲為清樂合胡部者為宴樂古詩皆詠之然後以  
聲依詠以成曲謂之協律其志安和則以安和之聲詠默之其  
志怨思則以怨思之聲詠之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則詩與志  
聲與曲莫不安且樂亂世之音怨以怒則詩與志聲與曲莫  
不怨且怒此所以審音而知政也詩之外又有和聲則所謂  
曲也古樂府皆有聲有詞連屬書之如曰賀賀賀何何何之類皆和聲也

今管絃之中纏聲亦其遺法也唐人乃以詞曲填入曲中不  
復用和聲此格雖云自涯始然正元元和之間為之者以多亦  
有在涯之前者又小曲有咸陽姑酒寶釵空之句云是李白  
所製然李白集中有清平詞樂四首獨只是詩時而花間集所載  
咸陽沽酒寶釵空乃是云張泌所為莫知孰是也今聲詞相  
從惟里巷間歌謠及陽關搖練之類稍類曰俗然唐人填曲  
多詠其曲名所以哀樂與聲尚相譜會今人則不復知有聲  
矣哀聲而歌樂詞樂聲而歌怨詞故語雖切而不能感動人情由聲與意不  
相諧故也 夢溪筆談五卷

二

古樂有三調聲為清調平調側調也王建詩云側商調裏唱伊州是也今樂部中有三調樂品皆短小其聲集殺惟道調小石法曲用之雖謂之三調樂皆不復辨清平側聲但比他樂特為煩數耳夢溪筆談五卷

三

虞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瑟琴以詠祖考來格鳴球非可以戛和之至詠之不足有時而至于戛且擊琴瑟非可以搏拊和之至詠之不足有時而至于搏且拊所謂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而不自知其然和之至則宜祖考之來格也和之生於心其可見者如此後之為樂者文備而實不足樂師之志主於中節奏諧聲律而已古之樂師皆能通天下之至志故其哀樂成於心然後宣於聲則必有形容以表之故樂有至志聲有容其所以感人深者不獨出於器而已夢溪筆談五卷

四

高郵人桑景舒性知音聽百物之聲悉能占其灾福尤善樂律舊傳有虞美人草聞人作虞美人曲則枝葉皆動他曲不然景舒試之誠如所傳乃詳其曲聲曰皆吳音也他日取琴

試用吳音製一曲對草鼓之枝葉亦動乃謂之虞美人操其聲調與虞美人曲全不相近始無一聲相似者而草輒應之與虞美人曲無異者律法同管也其知音臻妙如此景舒進士及第終於州縣官今虞美人操盛傳於江湖間人亦莫知其如何者為吳音

夢溪筆談五卷

五

前世遺事於古人文章中見之元稹詩有琵琶宮調八十一三調絃中彈不出琵琶共有八十四調蓋十二律各七均乃成八十四調禎詩言八十一調人多不喻所謂予於金陵丞

相家得唐賀懷智琵琶譜一冊其序云琵琶八十四調內黃鍾太簇林鍾宮聲絃中彈不出須管色定絃其餘八十一調皆以此三調為準更不用管色定絃始喻禎詩言如今之調琴須先用管色合字定宮絃乃以宮絃下生徵徵絃相生終相生終於少商凡下生者隔二弦上生者隔一弦取之凡絃身皆當如此古人仍須以金石為準商依我聲磬是也今人為簡不復以絃管定聲故其下無準出於臨時懷智琵琶譜調格與今樂全不同唐人樂學精深尚有雅律遺法今之燕樂古聲多亡而新聲大率皆無法度樂工自不能言其義如何得其

六

今教坊燕樂以律高二<sup>均</sup>弱合自凡太簇微下却以凡自當  
宮聲比宮之清宮微高外方樂尤無法大体又高教坊一均  
以来唯<sup>北狄</sup>樂聲比教坊樂下二均大凡北人衣冠文物多用唐  
俗此樂疑亦唐之遺聲也 夢溪筆談六卷

七

今之燕樂二十八調布在十二律唯黃鍾中呂林鍾三律各  
具宮商角羽四音其餘或有一調至二三調獨蕤賓一律都

無內中管仙呂調乃是蕤賓聲亦不正當本律其間聲音出  
入亦不全應古法畧<sup>可</sup>配合而已如今之中呂<sup>宮</sup>都是古夾鍾  
宮南呂宮乃古林鍾宮今林鍾南<sup>商</sup>乃古無射宮今大呂調乃  
古林鍾羽雖國土亦莫能知其所因十二律并清宮當有十  
六聲今之燕樂止有十五聲盖今樂高於古樂二律以下故  
無正黃聲<sup>鍾</sup>只以合字當大呂猶差高當在大呂太簇之間下  
四字近太簇之高四字近夾鍾下一字近姑洗高字近中呂  
上字近蕤賓勾字近夾鍾尺字近夷則工字近南呂高工字  
無射六字近應鍾下凡字為黃鍾清高凡字為大呂清下無<sup>五</sup>

字為大簇清宮<sup>高</sup>五字為夾鍾清法雖如此然諸調殺聲不能盡歸本律故有偏殺側殺寄殺元殺之類雖與古法不同推之亦皆有理知聲者皆能言之此便不備載也

夢溪筆談六卷

八

古法鍾磬每簾十六乃十六律也然一簾又自應一律有黃鍾之簾有大律之簾其他樂皆然且以琴言之雖皆清實其間有聲重者有輕者材中自有五音故之人名琴或謂之清徵或謂之清角不獨五音也又應諸調予友人家有一琵琶置之虛室以管色奏雙詞琵琶絃輒有聲應之奏他調則不

應寶之以為異物殊不知此乃常理二十八調但有聲同者即應若編二十八調而不應則是逸調聲也古法一律有七音十二律共八十四調更細分之尚不止八十四逸調至多偶在二十調中人見其應則以為怪此常理耳此聲樂學至要妙處也今人不知此理故不能極天地之和之聲世之樂工絃上音調尚不能知何暇及此筆談錄六卷

九

元豐三年七月命劉<sup>几</sup>范鎮定樂八月<sup>几</sup>言太常鍾聲三寺王朴一李照二胡瑗阮逸三王樂聲太高太常皇帝所嘗言



不待論而後明仁宗皇帝景祐中命李照定樂乃下律法以  
取黃鍾聲見時人習旧疑其太重照樂由是不用皇祐中逸  
定樂比王朴微下而聲律相近及鑄大鍾或議其鬱弁因亦  
不用於是郊廟依旧用王朴樂然王朴鍾磬太高聖人作樂  
必紀中和之聲所以道中和之氣清不可太高重不可太下  
使八音協諧歌者從容而能永其言乃中和之謂也乃請其  
朴樂二律以定中和之聲又禮官楊傑言金聲春卷容失之則  
重右聲溫潤失之則輕土聲函胡失之則下竹聲清越失之  
則高絲聲纖微失之則細革聲隆大失之則洪匏聲叢聚失之

則長本聲無餘失之則短惟人稟中和之氣而有中和之聲  
足以權量八音使律呂皆以人聲為度以一聲歌一言言雖  
永不可以過其聲故先儒云依人音而制樂託樂器以寫音  
樂本倣人非人倣樂清詳大樂以歌為本聲必依永律必和  
聲元豐聖訓

### 乾德樂

乾德四年郊禮容樂部刊正漸備有司奏其闕典但少宗廟  
殿庭宮懸三十六架加鼓吹熊罴十二按樂禮朝會登歌用  
五瑞郊廟奠獻用四瑞迴仗至樓前奏采芡之曲御樓奏隆

安之曲各用樂章又八佾之舞以象文德武功請用玄德升  
聞天下大定之舞率從其請 王壺清話二卷

又

乾德四年詔太常寺大廟會復用二舞先是晉天福末戎虜  
亂華棄中朝多事遂廢之至是始復是歲冬至御乾元殿始用樂  
發歌國朝事始

馮吉善琵琶

馮瀛王道德度凝厚事累朝体貌山立其子吉特淳俊無檢  
為少鄉善琵琶妙音出府樂府世無及者父酷戒之畧不悛

少俊一日家宴固欲辱之處賤伶之中執器立於庭奏數曲罷  
則以纏頭縑緜隨衆伶給之結置縑緜於左肩抱琵琶按膝  
長跪厲聲呼謝而退家人大笑於筓回首謂父曰能為吉進  
此技於天子否凡賓僚飲聚長為不速之客酣酒即彈舞罷  
起舞罷作詩耳所能昂然而去自謂曰馮三絕及撰昭憲  
太后謚議舉朝嘆服 王壺清話二卷

律中生六事

律管假氣之管以銅為之古則以玉為銅玉者防人增減令  
法有失耳用十二管始以黃鍾之律是十一月子律長九寸

十分之一圍九分蓋黃帝使伶倫斷嶰谷之所而吹之黃為  
鍾之宮制十二筩以听鳳鳴雌雄各六故十二律呂也一於  
律中生歷所數二律中生聲樂三律中生禮四度其長短生  
寸尺丈引也其法本取律管中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  
長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為引也五量多少  
生其量者龠合升斗斛也先黃鍾之龠實黍中者一千二百  
粒盛龠中以井水準其槩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  
斗為斛五量加矣其器用銅方寸而圓其外有庀音其上為  
斛其下為斗左耳為升右耳為合龠狀以爵以麋爵祿上三

下二參天兩地圖而函方左一右二陰陽之象也六秤法生  
平律中取黃鍾之重一龠容一千二百粒黍重一十二銖兩  
之為兩二十四銖為一兩十六兩為鈞四鈞為石也古之為  
鍾之法形如環體為肉孔為好肉厚而好少也鍾之鍾者秤  
之權也都謂之權衡：即秤衡凡律度量衡用銅者名同名  
也取銅之名以合於同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為物至  
精不為寒暑燥溫變其節不為風雨暴露改其形是以用銅  
為是故帝王和如聲律謹於三量慎於法度惟今聖朝能行  
為諸國之異制則不混同也陰陽既和時序大順不外於物

必納於歸也曰以利兆民正天下於一同海內之歸也贊寧要言

嘉量

周之用深尺內方尺而圓其外不實六十四升積百三分六千八百分千二百八十龠之實也深尺也十寸之尺也內方尺者八寸之尺也圓其外者圓方相往之數其鑿一寸者深也其耳三寸者深也由是而規圓之以圓極方之法也必以圓而函方者欲其聲圓也必為耳於左右者欲其聲之不韻也亦有鍾之有乳也漢斛之法方寸而圓其外旁庇勞九厘五毫其實十斗積百六十二萬分二千龠之實也不言深之而

言方者無八寸之別也圓者外者亦相生之數也其上為斛

其下為斗左耳為深右耳為合耳者為深合耳形無於斛於

斛之左右也今之升合皆方制之而斛方寸深一尺六寸二

分是以方分置筭也上下二者謂之斛在上並升合為言也

而然也需其狀似爵者謂如爵全之所深八分一釐亦以方為其筭

斗在下並龠為二也圓而函方斛之形也上下皆圓也今上

以圓正方下為方斗而已左一右二者升在上而左合在上

龠在下而俱右也今合龠俱在上而龠俯在攝耳崇義失之於

前而胡稷阮逸踵之於後也夫駟解非是而欲考正黃鍾安可

得也 東齋記事

九鼎

九鼎國之厚寶也古之帝王必鑄鼎然有多例一鑄鼎鍊丹以求仙去如黃帝是也一以為飪熟品鍊如陪鼎以食是也一鑄鼎象物以作圖圖而知天下之美惡如大禹鑄九鼎是也一奉供宗廟如祭器是也然其取出五金如東漢滌湖黃金鼎黃帝鍊首山之銅以鑄鼎則清金也其次鉄鼎尊卑共用唯白金無聞烏爾雅曰鼎絕大謂之鑕圓食上謂之注鼎歛上而小口附耳外謂之錢注鼎耳在表也歛足者謂高注鼎曲脚也夏亡則成湯即天子位遷九鼎于亳都至大堯

而有惡德蓋以臣代君也殷亡鼎遷于洛也夏都平陽及安邑如夏桀亡鼎遷亳乃隔何也此未論夏殷凡幾遷都鼎遷來其地多不明白惟周迂商鼎分曉焉禹鼎制度則左傳前謂夏方有德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者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備之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魍魎莫能逢之則於揚州鼎象章江恠物牛諸磯水府驅虎豺蛇蟲蠹皆鑄形書處今揚州之民懸防也故王子年拾遺云上古鑄鼎器皆圖鶴形出幽州羽山之北人面鳥喙八翼一足毛色如雉行不踐地其聲似鍾磬笙

筭也然鸛不聞災害圖之矣利乎通曰此不害物出入必兆  
災福俾民預知苟鑄出鼎必圖并山之暴獸也詳其禹鼎不  
止圖山川鬼神猛鷲之物抑又每州民戶地里寬狹皆可知  
也故後語云九鼎寶器必出摠九圖按鼎籍注云秦摠得周  
九鼎自然業次知九州戶籍圖書也或問鼎之大小郭通曰  
昔周微弱秦武王與兵臨周以求九鼎王患之顏率說齊求  
救及秦兵退顏率謂齊曰夏亡鼎歸商商滅歸周其數九一  
鼎也萬人換之九九八十一萬人也鼎入齊必經魏豈不受  
鼎耶由是觀之鼎大可知也周威烈王二十二年九鼎震之

又秦武王有力好力士及平韓取置陽遂窺周室與孟說舉  
龍王之鼎武王絕体而率可以對舉之者知其小也或問曰  
周武王遷商鼎鼎在今汲郡如何渡河耶通曰如顏率宮一  
鼎用九萬人士卒師徒器械備具焉詳于時造舟為梁越明  
津而至洛必矣雖迁徙至河南時安置未得所故成王定鼎  
于郊鄩城也或問為在朝廟耶通曰雖云在宗廟右稷凡宮  
室有東西廂曰廟置在宮廟也是以後語謂之發器後世謂  
之太寶大寶之器言龜與鼎也或問曰二周鼎何所通曰帝  
王世紀中秦昭襄王自稱西帝公周廢赧王取九鼎是頗蒙

昧或問曰漢桓平何言鼎沒泗水耶通曰秦本紀亦云二十八年使千人沒泗水求周鼎不獲而已漢武汾陰獲鼎東漢灑湖獲黃金鼎焉累朝所得皆制度輕小鼎也梁書何子季隱逸武帝徵之請更鑄九鼎曰鼎者神氣有國之先也唐貞觀二十一年六月遂州部水中獲古鼎受五石三斗至天后朝梓桐縣江中獲鼎受十六斛篆文曰王李五百代至萬歲通天二年四月勅鑄九鼎成計用青金五十六萬七千一百一十二斤焉豫州鼎名永昌高一丈八尺受一千八百斛冀州名武興雍州名長安兗州名日觀青州名少陽徐州名車原揚

州名江都荊州名金陵梁州名成都淮豫州鼎大于八州洛高一丈四尺受一千二百斛鼎上各圖寫本州產物之象鍾紹金寺題曹廓尺用十萬人牛象寺自玄武門外曳入置于明堂之庭各依方面安著焉宋玄開元薛謙光獻九鼎銘宰臣以豫州鼎銘武后曾制有玄宗御名便為符瑞請付史館宰臣甚悅焉乾元中三殿上安銅鼎上津汗流占曰必雨之候果信矣此此又小鼎也贊寧要言

皇朝類苑卷第二十

皇朝類苑卷第二十一

官政治績

諸監鑪鑄錢

江南因唐舊制饒州置永平監鑄錢歲六萬貫江南平增為  
七萬貫常患銅少張齊賢任轉運使求得江南舊承旨丁釗  
盡知信運等州各銅鉛處齊賢即調發丁夫采之初年增十  
數倍明年得銅鉛八十五萬斤錫六十萬斤因雜為鉛錫錢  
鑄三十六萬貫以釗為殿前承旨領三州銅山先是永平監  
所鑄錢用通元寶錢法肉好周郭精好至是雜用鉛錫兼失



古制數雖增而錢惡其後倍州鉛山縣出銅無美常十餘萬人采鑿無賴不逞之徒萃於淵藪官所市銅鉛數千餘萬斤大有餘羨而銅山所出益多有司議減銅價鑿山者稍稍引去饒州官市薪炭不能給鼓鑄分為池州置永寧監建州永豐監並歲鑄錢二十萬貫以鉛山銅給之既有所泄價乃復舊而工徒並集杭州置保興監凡四監歲鑄百餘萬貫而極盛矣唐天寶之制絳揚潤鄂益蔚柳十州共置九十九鑪鑄錢一鑪役丁匠三十人每年六七月停十月作十番一鑪約用銅二萬一千二百三十斤白蠟三千七百九十斤黑鉛五

百四十斤每鑄鑪錢三千三百貫計一工日可鑄錢叁百餘國家之制一工日千餘用銅鉛蠟之法亦異於古其數雖倍而錢稍惡每擊擲亦多缺予在史局因錄唐制與今王丞相後歲月有詔暑月諸監減半工蓋主上勤恤之至也見談苑

### 和買絹

祥符初王旭知穎州因歲飢出庫錢貸民約蚕熟千輸一繭其後李士衡行之陝西民以為便令行天下於歲首給之謂之和買絹或曰預買始於旭也

澠水燕談九卷

### 上供軍糧

國初江淮湖浙上供軍糧歲無定數景德中發運使李溥奏  
乞立年額乃詔歲以六百萬斛為定有災即減數至今以為  
常 澠水燕談五卷

### 納牛皮錢

國初令民田七頃納牛皮一張角一對觔四兩建隆中令共  
納價錢一貫五百文今稅額中牛皮錢是也 並澠水燕談五

### 內門買物支錢

京師置雜物務買內所頒之物而內東門復有字號徑下諸  
行市物以供禁中凡行傭供物之後往往經歲不給其直至

於積錢至千萬者或云其直尋給而幹當內門內臣故為稽  
遲京師甚苦之蔡襄尹京師詢知其弊建言乞取內東門買  
物字號付雜買物務具供過物價徑牒內藏庫截支以給行  
人仁宗大以為然其事至今行矣 陳軒筆錄

### 預買細絹

太宗時馬元方為三司判司建言方春民乏絕時預給庫錢  
貸之至夏秋令輸絹於官預買細絹蓋始於此 東齋紀事

### 河北市糧草用三說見錢之法

河北入中糧草舊用見錢慶曆八年後以茶鹽香藥見錢為

四說緣邊用之茶益香藥為三說近裏州軍用之商旅不時  
得錢賤市交鈔而貴糶糧斛由是物價翔貴米豆七百甚者  
至千錢緣邊所入至少而京師償債倍多其利盡歸於富商  
矣皇祐二年茶交引舊賣百千者得錢六十五千至是止二  
十千者一斤賣三千八百者止得六百益賣百千者止得六  
十千至三年後更用見錢而令商旅自便買茶益香藥議者  
謂四說三說與見錢之法皆不可常守必視邊計之薄厚與  
物價之高下以時而變通之乃可也東齋記事

### 蠲田畝

江南有國時民田率十畝蠲一畝以充瘠薄退朝錄下卷

### 歲鑄錢數

國朝初平江南歲鑄錢七萬貫自後稍增廣至天聖中歲鑄  
一百餘萬貫慶曆<sup>開</sup>三百萬貫熙寧六年以後歲鑄銅錢六百  
餘萬貫

夢溪筆談十二卷

### 茶利

國朝茶利除官本及雜費外淨入錢禁時取一年最中數計  
一百九萬四千九十三貫八百八十五內六十四萬九千六  
十九貫茶淨利賣茶嘉祐二年收十六萬四百三十一貫五

百二十七除元本及雜費外得淨利五十四萬二千一百一十一貫五百四十四萬五千二十四貫六百七十茶稅錢最中嘉祐元年所收數除川茶錢在外通商後來取一年最中數計一百一十七萬五千一百四貫九百一十九錢內三十六萬九千七十二貫四百七十一錢茶租嘉祐四年通商立定茶租錢六十八萬四千三百二十一貫三百八十緡累經減放至治平二年最中分收上數八十萬六千三十二貫六百四十八錢茶稅最中治平三年除川茶稅錢外會此數

三

本朝茶法乾德二年始詔在京建州漢蘄口各置榷貨務五年稅禁私賣茶從不應為情理重太平興國二年刪定禁法條貫始立苛科罪淳化二年令商賈就園戶買茶公於官場貼射始行貼射法淳化肆年初行支引罷貼射法西北入粟給交引自通利軍始是歲罷諸處榷貨務尋依舊至咸平元年茶利錢以一百三十九萬二千一百一十九貫五百一十九為額至嘉祐三年凡六十一用此額官本雜費皆在內中聞時有增虧歲入不常咸平五年三司使王嗣宗始立三分法以十分茶價四分給香藥三分犀象二分茶引六年又改支

六分香藥犀象四分茶引景德二年許人入中錢帛銀金謂之三說至祥符九年茶引益輕用知秦州曹瑋議就永興鳳翔以官錢收買客引以抹引價前此累增加饒錢至天禧二年鎮戎軍納大麥一斗本價通加饒共文錢一貫二百五十四乾興元年改三分法反茶引三分東南見錢二分半香藥四分半天聖元年復行貼射法行之三年茶利盡歸大商官場但得黃晚惡茶乃詔孫奭重議貼射法明年推治元議省吏勾覆官勾獻等皆決配沙門島元詳定樞密副使張公鄧公叅知政事呂許公魯肅簡各蜀俸一月御史中丞劉筠入

內內侍省副都知周文質西上閣門使薛昭廓三部副使各罰銅錢二十斤前三司使李諮落樞密直學士依舊知洪州皇祐三年算茶依舊只用見錢至嘉祐四年二月五日降勅罷茶禁國朝六權貨務十三山場都買歲一千五十三萬三千七百四十七斤半租額錢二百二十五萬四千四十七貫一十其六權貨務取最中嘉祐六年拋占茶五百七十三萬六千七百八十六斤半租額錢一百九千六萬四千六百四十七貫二百七十八荆南府租額錢三十一萬五千一百四十八貫三百七十五受納潭鼎澧岳歸峽州荆南府片散茶

共八十七萬五千三百五十七斤漢陽軍租額錢二十一萬  
八千三百一十一貫五十一受納岳州片茶二十三萬八千  
三百斤半蘄州蘄口租額錢三十五萬九千八百三十九貫  
八百一十四受納潭州興國軍片茶五十萬斤無為軍租額  
錢三十四萬八千六百二十貫四百三十受納潭筠袁池饒  
建歙江洪州南康興國軍片散茶共八十四萬二千三百三  
十三斤真州租額錢五十一萬四千二十二貫九百三十二  
受納潭袁池饒歙建撫筠宣江吉洪州興國臨江南康軍片  
散茶共二百八十五萬六千二百六斤海州租額錢三十萬

八千七百三貫六百七十六受納睦湖杭越衢溫婺台常明  
饒歙州片散茶共四十二萬四千五百九十斤十三山場租  
額錢共二十八萬九千三百九十九貫七百三十二共買茶  
四百七十九萬六千九百六十一斤光州光山場買茶三十  
萬七千二百十六斤賣錢一萬二千四百五十六貫子安場  
買茶二十二萬八千三十斤賣錢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九貫  
三百四十八商城場買茶四十萬五百五十三斤賣錢二萬  
七千七十九貫四百四十六壽州麻步場買茶三十三萬一  
千八百三十三斤賣錢三萬四千六百二十一貫三百五十

霍山場買茶五十三萬二千三百九斤賣錢三萬五千五百  
九十五貫四百八十九開順場買茶二十六萬九千七十七  
斤賣錢一萬七千一百三十貫廬州王同場買茶二十九萬  
七千三百二十八斤賣錢一萬四千三百五十七貫六百四  
十二黃州麻城場買茶二十八萬四千三百七十四斤賣錢  
一萬二千五百四十貫舒州羅源場買茶一十八萬五千八  
十二斤賣錢一萬四百六十九貫七百八十八十五太湖場  
買茶八十二萬九千三十二斤賣錢三萬六千九十六貫六  
百八十蘄州洗馬場買茶四十萬斤賣錢二萬六千三百六

十貫王祺場買茶一十八萬二千二百二十七斤賣錢一萬  
一千九百五十三貫九百九十二石橋場買茶五十五萬斤  
賣錢三萬二千八十貫

並夢溪筆談十二卷

三

世傳筭茶有三說法最便三說者皆謂見錢為一說犀牙香藥  
為一說茶為一說深不然也此乃三分法耳謂緣邊入納糧  
草其價折為三分一分支見錢一分折犀象雜貨一分折茶  
耳後又有並折鹽為四分法更改不一皆非三說也予在三  
司求得三說舊案三說者乃是三事博糴為一說便糴為一

說直便為一說其謂之博糶者極邊糧草歲入必欲足常額

每歲自三司拋數下庫務先封樁見錢緊便錢緊茶錢錢緊便

水路商旅所便處緊茶然後召人入中便糶者次邊糧草商

人先入中糧草乃詣京師筭請慢便錢慢茶鈔及雜貨慢便

道路貨易非便處慢茶直便者商人取便於綠邊入納見錢

鈔謂下三山場權務於京師請領三說先博糶數足然後听便糶及直便以此商

人競趨爭先赴極邊博糶故邊粟常先足不為諸郡分裂糧

草之價不能翔涌諸路稅課亦皆盈衍此良法也予在二月

方欲講求會左遷不果建議夢溪筆談十一卷

四

世傳稱陳恕為三司使改茶法歲計幾增十倍予為三司使

時考其籍蓋自景德中北狄入寇之後河北籍狄便之法蕩盡此

後茶利十喪其九恕在任值北虜講解商復歲課遂增雖云

十倍之多考之尚未盈舊額至今稱道蓋不虞之譽也楊文

夢溪公談苑十一卷

劉晏知物價之高下

劉晏知掌國計數百里外物價高下即日知之人有得晏一

事予在三司時掌行之于東南每歲發運使和糶米于郡縣



未知價之高下須先具申稟然後視其貴賤則寡取盈盡得  
郡縣之價方能契數行下此至則粟價已增所以常得貴售  
晏法則令多粟通途郡縣以數十歲糴價與所糴粟數高下  
各為五等具于主者今屬發運司粟價終定更不申稟即時  
廩收但第一價則糴第五數第五價則糴第一數第二價則  
糴第四數第四價則糴第二數乃即馳遞報發運司如此粟  
賤之地自糴盡極數其餘鄣級各得其宜已無枉售發運司  
仍會諸郡所糴盡極數計之若過於多則損貴與遠者若尚  
少則增賤與近者自此價粟未嘗失時各當本處豐即曰知

價信皆有術出筆談十一卷

### 稅額

五代方鎮割據多於舊賦之外重取於民國初悉皆蠲正稅  
額一定其間有或重輕未均處隨事均之福歙州稅額太重  
福州則令以錢二貫五百折納絹一疋歙州輸官之絹止重  
數而太原府賦乃以減價糴米補之後人往往疑福歙折絹  
太貴太原折米太賤蓋不見當時均賦之意也夢溪筆談十

### 發運司米

發運司歲供京師米以六百萬石為額淮南一百三十萬石

江南東路九十九萬一千一百石江南西路一百二十萬八

千九百石荆湖南路六十五萬石荆湖北路三十五萬石兩

浙路一百五十萬石通餘羨歲入六百二十萬石併省州縣熙寧中廢

併天下州縣迄八年凡廢州軍監三十一儀滑慈鄭集萬乾

儋南儀復蒙春陵憲遼賓壁梅漢陽通利寧化清平永康荆

門廣濟郵江陰富順漣水宣化廢縣一百二十七晋州趙越

杭州新南新晋州康磁州德昭華州南渭德州平德陵州新忠州貴

兖州鄒廣州信安陝州胡城河中西樂巴州七盤坊州昇

春州銅北京大莫州鄭長梧州城邛州涑梓州秦河陽水

滄州臨安融州武陽象州儀歸州興汝州龍懷州武道州

永慶州樂蟠瀛州東城順州高澶州頓洛陽武周臨洛丹州汾

汾州黎瓊州舍火山火橫州定宜州古陽禮州汾州義延

州金陵明太原平隨州化刑州襄山在秦州長達州石鼓楊

州廣趙州平雅州東文同州夏嘉州平河南洛陽福昌濱州

安慈州文威成都解戎州宜綿州昌榮州井公寧化寧乾寧乾

夏定井靈受荆南支江辰州格麻陽陳州南桂州永寧仁安州雲忻

州襄劍門關劍門漢陽恩州道河州罕衛州新鄆諭州南隰

州城果州蜀許州田許尚嵐石蓬州良蓬山莫州新熙州道涪州

溫閭州晉安復州任潤州陵孟筆談祈州保夢溪筆談十二卷

### 漕河

國初方隅未一師京儲廩仰給惟京東京西數路而已河渠轉漕最為急務京東自維密以西州郡租稅悉輸汳河諸倉以備上供清河起清淄合黃河歷齊鄆合梁山樂濟州入五丈河達汴都歲漕百餘萬石所謂清河濟水也而五丈河常苦淤淺每春初農隙調發夫衆大興力役已而開漕始得舟楫通利無所壅遏太祖皇帝素知其事尤所屬意至歲終興役之際必輿駕親臨督課率以為常先是春夫不給口食古之

制也上惻其勞苦特令一夫日給米二升天下諸處役夫亦如之迄今遂為程式金坡遺事 王文正筆錄

### 穀粟均酌人戶納見錢

皇祐初三司出絹數十萬收市谷粟轉運司均酌人戶變納見錢期限甚促韓魏公以軍儲不支請滿歲方輸官仍免配方郭第四第五等戶鄉村亦听以斛折納於是人力舒緩無逼迫之憂魏王別錄

### 詔藩鎮支郡直屬京師

太平興國初右拾遺李幹上諸道藩鎮所管支郡多遣親吏

掌其市征留滯商賈不便詔頌寧涇原謂廊方延丹陝虢襄坊  
房復鄧唐澶濮宋豪鄆濟曹單青淄衮沂具真滑衛鎮深趙  
定祁等文郡並直屬京師不領鄆鎮楊文公談苑

枷三等

舊制枷惟二等以二十五斤二十斤為限景德初陳綱提點  
河北路刑獄上言請置杖罪枷十五斤為三等詔可其奏遂  
為常法澠水燕談五卷

榜刻儀制令四條

一

孔承恭為大理正太平興國中上言儀制令云賤避貴少避  
長輕避重去避來望令兩京諸州於要害處刻榜以揭之所  
以興禮讓而厚風俗詔從之處衢刻榜訖今多有焉楊文  
公談苑

二

孔承恭上言儀制令四條件乞置木牌立於郵堠一日太宗  
問承恭曰令文中貴賤少長輕重各自相避並訖何必又云  
去避來此義安在承恭曰此必戒於去來者互相迴避耳上  
曰不然借使去來相避止是憧憧於通衢之人密如交蟻焉

能一一相避哉但恐設律者別有他意其精悉若是王壺清話八卷  
諸司斷死罪奏案

建隆二年太祖謂宰相曰五代以來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刑部之職僅廢且人命之至重姑息藩鎮當如是耶自今諸州決大辟訖錄案聞奏委刑部覆視之奏案自此始國朝事實

法官親鄮按

大理法官皆親鄮按不得使入中書檢正官不置吏人每房給摺書一檢人錄淨而已事蓋欲士人躬親職事格吏姦兼歷試人才也筆談

皇朝類苑卷第二十一

皇朝類苑卷第二十二

官政治績

斷獄

近歲邢壽兩郡各斷一獄用法皆誤為刑曹所駁壽州有人殺妻之父母昆弟數口州司以不道緣坐妻子刑曹駁曰毆妻之父母即是義絕况其謀殺不當復坐其妻邢州有盜殺一家其夫婦即時死惟一子明日乃死其家財產戶絕法給出嫁親女刑曹駁曰其家父母死時其子尚生財產乃子物出嫁親女乃出嫁姊妹不合有此分二事畧同一失於生死

者筆談十一卷

陳晉公

陳晉公為三司使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晉公閱之為第三等語副使宋太師初曰吾觀上等之稅取利太深此可行於商賈而不可行於朝廷下等固滅裂無取惟中等之稅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為稅三法行之數年貨財流通公用足而民富實世言三司使之才以陳公為稱首後李侍郎詔為使改其法而茶利浸失後雖累變然非復晉公之舊法也陳晉公怒自升朝入於三司為判官既而為益

鈇使又為總置使洎罷叅政復為三司使首尾十八年精於吏事朝廷籍其才晚年多病乞解利權真宗議曰卿求一人可代者听卿去是時寇萊公罷樞密使歸班晉公薦以自代真宗用萊公為三司使而晉公集賢學士判院事萊公入省檢尋晉公前後改革興立事件類為方冊及以所出榜示別用新板題扁躬至其第請晉公判押晉公亦不讓一一與之押字既而萊公拜於庭下而去自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貫至李詔為三司使始改茶法而晉公之規模漸革向之榜示亦稍稍除削今則無復有存矣東軒筆錄二卷

張華崖

一

張尚書詠再知益州轉運黃觀以治狀條奏下詔褒美時賊  
鋒方歛紀綱過肅蜀民尚懷擊斫之惴嘉邛二州新鑄景德  
大鐵錢利害未定橫議風起朝廷慮之遣謝賓客濤為西川  
巡撫上臨軒諭之曰詠之性剛決強勁鄉之性仁明和恕鄉  
性濟之必無遺策宜以朕意諭詠鄉在彼朕無西顧之憂  
每事宜與濤協心精議副朕倚矚謝公至蜀明宣寬詔尚書  
公拊蹈拜泣舉徒衆拜率從廩並轡撫勞西蜀遂安玉壺清話六卷

二

有范延貴者為殿直押兵過金陵張忠定公詠為守因問曰  
天使公路未還曾見好官員否延貴曰昨過袁州萍鄉縣邑  
宰張希顏著作者雖不識之知其好官員也忠定曰何以言  
之延貴曰自入萍鄉縣境驛傳橋道皆完葺田萊墾闢野無  
隋農及至邑則屢肆無賭博市場不敢喧爭夜宿郊中聞更  
鼓分明以是知其必善政也忠定大咲曰希顏固善矣天使  
亦好官員也即日同薦於朝希顏後為發運使延貴亦閣門  
祗候皆號能吏也東軒雜錄



三

車崖張公詠尹益都日值李順兵火之後郡政未舉因決一吏杖詞不伏公曰這漢要劍吃彼云決不得吃劍則得公命斬之以狗軍吏睜眦相顧自是始服公之威信李順黨中有殺耕牛避罪亡逃者公許其首身拘毋十日不出釋之復拘其妻一宿而來公斷云禁毋十夜留妻一宵倚門之望何踈結髮之情何厚舊為惡黨因之逃亡許令首身猶尚顧望就中市斬之於是首身者繼至並遣歸業蜀民由此安居青

箱雜記十卷

四

張忠定公詠知通進銀臺司并州有軍校答他部卒致死獄具奏上法官謂非所部當如凡人公執奏曰并接羌胡州兵數十萬一旦因一卒法死一校使卒有輕所部之心且生事不若杖遣於權宜為便上如法官議不数月并果有卒怨本校白晝五六輩提刀趨喧爭前刺校心胃狼籍戶下遂竄去朝廷方以公言向所執為是澠水燕談二卷

五

樞密直學士張詠知益州有巡檢所領龍猛軍人潰為群盜

龍猛軍人者皆募群盜不可制者充之慄悍善鬪連入數州  
俘掠而去蜀人太恐詠曰召鈐轄以州牌印付之鈐轄愕然  
請其故詠曰今盜勢如此而鈐轄晏坐無討賊心是欲令詠  
自行也鈐轄宜攝州事詠將出討之鈐轄驚曰某今行矣詠  
曰何時曰即今詠顧左右張酒具於城西門上曰鈐轄將出  
吾今餞之鈐轄不得已勒兵出城與飲於樓上酒數行鈐轄  
曰某顧有謁於公詠曰何也曰某所求兵糧願皆應付之詠  
曰諾老夫亦有謁鈐轄曰何也詠曰鈐轄今往必滅賊若無  
功而返必斷頭於此樓下矣鈐轄震慄而去既而與賊遇果

敗士衆皆還走幾十里鈐轄召其將校告之曰觀此翁所謂  
真斬我不為異也遂復進力戰大破之賊遂大敗

六

張詠時有僧行止不明有司執之以白詠詠視判其牒曰勘  
殺人賊既而案問果一民也與僧同行於道中殺僧取其詞  
部戒牒三衣因自披剃為僧寮屬問詠何以知之詠曰吾見  
其額上猶有繫巾痕也並涑水記聞

王明

王明字如晦魏郡成安人王師征嶺南為隨軍轉運使山路

險絕仰給者數萬人須丁夫負擔無有闕者每下一郡一城必先保其簿書固守倉庫范蜀公蒙求

### 劉煥

治平間河北鹵荒出繼以地震民無粮往往賤賣耕牛以苟歲月是時劉煥知澶州盡發公帑之錢以買牛明年息霍逋民歸無牛可以耕鑿而其價騰踊十倍復以所買牛依元直賣與是故河北一路唯澶州民不失所由煥權宜之術也錄東軒筆

### 陶鑑

淮南漕渠築埭以畜水不知始於何時舊傳召北埭謝公所

為案李翱來南錄唐時猶田是流水不應謝公時已作此埭天聖中監真州排岸司右侍禁唐鑑始議為復閘鄧水以省舟船過埭之勞是時工部郎中方仲荀文思院使張綸為發運使副表行之始為真州閘歲省冗卒五百人雜費百二十五萬運舟舊法舟載米不過三百石閘成始為四百石其後所載浸多官船至七百石私船受米八百餘囊三百石自後北仲初召伯龍舟茱萸諸埭相次廢革至今為利予元豐中過真州江亭後糞壤見卧石乃胡武平為水閘記畧叙其事而不詳甚具筆談十二卷

許元

許元初為發運判每患官舟多虛破釘鞠之數蓋陷水於中不可稱盤故得以為姦一日元至船塢命拽新造之舟縱火焚之火過取其釘鞠稱之比所破總十分之一自是立為之額

東軒筆錄

侯叔猷

侯叔猷為記縣有逃田及戶絕沒官田最多雖累經檢估或云定價不均內有一李誠庄方圓十里河貫其中尤為膏腴有佃戶百家歲納租課亦皆聚族矣前已估及一萬五千貫

未有人承買者賈魏公當國欲添為二萬貫賣之遂命陳道古命御計會本縣令佐視田美惡而增損其價道古至記閱視諸田而議增李田之直叔猷曰李田本以價高故無人承買今又增五千貫何也堅持不可道古雅知叔猷不可欺因以其事告之叔猷嘆曰郎中知此田本末乎李誠者太祖時為邑酒務專知官以汴水溢不能救護官物遂估所損物值價計五千貫勒誠價之是時朝廷出度支使錢俵民間預買箭桿鵬翎弓弩之材未幾李重進叛王師征進淮南而預買翎桿未集太祖大怒應欠負官錢者田產並令籍沒誠今有

子孫見居邑中相國縱未能恤其無辜而以田給之莫若損  
五千貫俾誠孫買之為便道古大驚曰始實不知但受命而  
來審如是君言為當吾亦兩有以保相國矣即損五千貫而  
去叔獻乃召誠孫俾買其田孫曰實荷公惠柰甚貧何叔獻  
曰吾有策矣即召見佃百戶諭之曰汝輩本皆下戶因佃李  
庄之利今皆建大第高廩更為豪民今李孫欲買田而患無  
力若使他人得之必遣汝輩矣汝輩皆毀宅徹廩離業而去  
不免流離失職何若釀錢借與誠孫俾得此田而汝輩常為  
佃戶不失居業而兩獲所利耶皆拜曰願如公言由是誠孫卒得

此田矣叔獻之為尉與管界巡檢者相善縣多盜賊巡檢每  
與叔獻約聞盜起當急相報一旦有強盜十六人絰其邑叔  
獻盡擒之既而歎曰巡檢豈以我為負約耶機會之速不及  
報然不可專其功矣於是盡推捕盜之勞於其下而竟不受  
賞當其獲盜時叔獻躬押至開封府府尹李詢謂曰子之才  
能吾深知之子可一見本府推官判官吾當率以同狀薦子  
也叔獻辭曰本以公事至府事畢歸邑若投謁以求薦非我  
志也竟不見推官判官而去并東軒筆錄

張景鄉丞相知潤州日有婦人夫出外數日不歸忽有人報菜園井中有死人婦人驚往視之號哭曰吾夫也遂以聞官公令屬官集隣里就井驗是其夫與非衆皆以井深不可辨請出屍驗之公曰衆皆不能辨婦人獨何以知其夫收付所司鞠問果姦人殺其夫婦人與聞其謀筆談十二

### 章惇

熙寧七年元絳為三司使宋迪為判官迪一日遣使煮藥而遺火延燒計府日午至申焚傷殆盡方火熾神宗御西角樓以觀是時章惇以知制誥判軍器監遽部本監役兵往救火

經由角樓以過上顧問左右以惇為對翊日迪奪官勒停絳罷使以章惇代之東軒筆錄

### 邵晔

邵晔知廣州鑿內濠以泊舟楫不為颶風所害相次陳世鄉代之奏乞免本州計口買盜之害五羊之民始有完衣飽食廣人歌曰邵父陳母除我二苦玉壺清話二卷

### 戚密學

戚密學綸初筮仕知太和縣里俗險悍喜撰虛詞公至以術漸磨先設巨械嚴固狴牢其蠶挺絙索比他邑數倍民已悚

駭次作諭民詩五十絕不事風雅皆風俗易曉之語俾之諷  
誦以申規警立限曰諷誦半年頑心不悛一以苛法治之果  
因此詩獄訟大減其詩有云文契多欺歲月深便將疆界漸  
相侵官中驗出虛蕪實枷鎖鞭笞痛不禁大率類此江南往  
徃有本每當歲時與囚約曰放汝暫歸祀其先祖擲沐蟻虱  
民感其惠皆及期而還無敢違者通者玉壺清話四卷

### 許仲宣

許仲宣青社人三為隨軍轉運使心計精敏無絲髮遺曠征  
江南軍中之需當不備之際曹武惠公故欲試之凡所索則

隨應王師將夜攻城仲宣陰計之曰永夕運鍊寧不食邪既  
膳無器可乎預科陶器數十萬夜半爨成兵將就食果索其  
器如數給之他率類此征交州為廣西曹士死於瘴者十七  
八大將孫全興失律仲宣奏乞罷兵不待報以兵屯湖南諸  
州開帑賞給縱其醫餌謂人曰吾奪瘴嶺客魂數萬生還中  
國已恨後時若更俟報將積屍於廣野矣誅一族活萬夫吾  
何恨哉又飛檄諭交人以禍福交人果送款乞內附遣使修  
貢仲宣上表待罪太宗褒詔大嘉之並玉壺清話二卷

### 陳從信

太宗居晋邸知客押衙陳從信者心計精敏掌宮帑輪指鄴以代運籌絲忽無差開寶初有司秋奏倉儲止盡明年二月太宗因語之從信曰但令起程即計往復日數以糧券併支可以責其必歸之限運至陳留即預閉主司戒運徒先候於倉無淹留之弊每運可減二十日楚泗至京舊限八十日一歲止三運每運出淹留虛程二十日歲自可增一運太宗以白太祖遂立為永制一歲晋邸歲終籌攢年費數百萬計惟失五百金屢籌不出一蒼頭偶記之晋王一日登府樓遙觀尋橦者賞歎精健令其府庫取金五百與之時從信不在後

失告之 玉壺清話八卷

陳承詔

太祖欲開惠民五丈二河以便運載吏督治有陳承詔者江南人知水利使董其役承詔先以絙都量河勢長短計其廣深次量鋪之闊狹以鋪累尺以累丈定夫自早連暮合運若干鋪計鑿若干土總其都數合用若干夫以自奏上太祖歎曰不如所料當斬於河至訖後止衍九夫上嘉之又今督諸軍子弟濬池於朱明門外以習水戰後以防禦使從征太原晋人嬰城堅拒遂議攻計以葦內壯士蒙之為洞而入雖力攻不陷



師已老上深憫之且將視其洞携藥劑菓餌慰撫士卒時李漢瓊為攻城總管挽御衣以諫曰孤壘之危何啻累卵矢石如雨陛下宜以社稷自重遂罷其幸止行班賚而已既不克又欲增兵承昭奏曰陛下有不語兵千餘在左右胡不用之上不寤承詔以馬策指汾太祖遂曉大笑曰從何取土承詔乞細布囊括土投上流以塞之不設板築可城巨防用其策投土將半水起一尋城中危蹙會大暑復晉人間道求契丹援兵適至遂議班師

玉壺清話三卷

### 魏侍郎

魏侍郎璿初知廣州忽子城一角額執得一古磚磚面範四大字云委於鬼工盖合而成魏也感其事大築子城終罷詔除仲侍制簡代之未幾儂智高寇廣其外城一擊而摧獨子城堅完民逃於中獲生者甚衆賊退帥謫筠州朝廷以公有前知之備加諫議再知廣二年召還公以築城之效自論久不報有感懷詩曰羸霜髮一衰翁蹤跡年未類斷蓬萬里遠歸雙闕下一身閑在衆人中螭頭賜對恩雖厚雉堞論功事已空淮上有山歸未得獨揮清淚向春風文潞公采詩進呈加龍圖閣尹京魏詩甚精處五羊書事曰誰言嶺外無霜雪何

事秋來亦滿頭 湘山野錄

錢若水

錢若水為同州推官知州性偏急數以胃臆決事不當若水因爭不能得輒曰當奉陪贖銅耳已而果朝廷及上司所駭州官皆贖論知州愧謝已而復然前後如此數矣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奴父母言於州命錄事叅軍鞠之錄事嘗貸錢於富民不獲乃刻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棄屍水中遂失其屍或為元謀或後而加功罪皆同死富民不勝榜楚自誣服其上州官審覆無反異皆以為得實若水獨疑

之留其獄數日不決錄事詰若水聽事詎之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邪若水咲謝曰今數人當死豈不可少熟觀其獄詞邪留且浹旬日知州屢趣之不能得上下皆恠之若水一旦詣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因密使人送女奴於知州所知州乃垂簾引女奴父母問曰汝今見汝女識之乎對曰安有不識也因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破械縱之其人號泣不肯去曰微使君之賜則其滅族矣知州曰推官之賜也非我也其又趣詣若水听事若水閉

門拒之曰知州自求得之我何與為其人不得入統絙而哭傾家資以飯僧為若水祈福知州以若水雪冤死者數人欲為之奏論其功若水辭曰若水但求獄中正人不冤死耳論功非其本心也且朝廷以此為若水功當置錄事於何地邪知州嘆服曰如此猶為不可及矣錄事詣若水叩頭愧謝若水曰獄情難知偶有過誤何謝也於是遠近翕然稱之未幾太宗聞知驟加進擢自幕職半歲中為制知誥二年中為樞密副使

### 周諫議

周諫議湛善射弩十發十中的隔屋射亦嘗謂子曰其法雖由審固亦然自有神用今以架縛弩施箭其上往往不中至於用人之專無不中的非神用而何湛為監鐵判官三司文帳煩夥吏胥弊欺若不究者為之立勘同法歲減天下計帳七千道又括天下隱戶三十三萬發其詭號凡十二種湖南之民掠良人踰嶺賣為奴婢湛為廣東提點刑獄下令捉搦又令自陳得男女一千六百餘人還其家而世少知之蓋古良吏也

### 薛簡肅

蜀人正月二日三日上塚知府亦為之出城置會是時薛簡  
肅公以二日會于大東門外有戍卒叩鄭龍腦家求富貴鄭  
即以銀匙筯一把與之既出隨以告人至第二卷尾卒升屋  
放火殺傷數人相以都監至捕者益多卒自知不免即下就  
擒都監往白簡肅公指揮只於擒獲處令斬却民間以為神  
斷不然妄相攀引旬月間未能了得又安其徒黨反側之心也

### 范文公

范文公鎮青社會河朔艱食青之輿賦博州置場納青民大  
患輦置之苦而河朔斛價不甚翔涌公戒民本州納價每斛

三錢給鈔與之俾簽幘者銳金往幹曰博守席君夷亮余嘗  
薦論又足下之婦翁也携書就彼坐倉以倍價招之事必可  
集齎巨牒數十道介其境則張之設郡中不肯假廩寄僧舍  
可也簽稟教行為至則皆如公料村斛時為厚價所有誘買  
者山積不五日遂足而博斛亦行斛金尚餘數千緡按等差  
給還青民因立像祠焉

### 文潞公

文潞公謂予言初及第大理評事知絳州翼城縣未赴任有  
客李本者三見訪而後得見之且言某有壻為縣巡檢幸公

庇之又言曰某非獨公奉干亦有以奉助某嘗知其邑戶口  
衆人猾難治因出一策文字皆景跡人姓名其首姓張比潞  
公至姓張人事已敗縣未能結正簿尉皆云某寺在此各歲  
餘豈無過失為此人所持幸君之來必辯之矣於是公盡得  
其姦狀上於州決配之邑人皆悚畏其次郎石務均也初王  
章惠公隨舉進士時甚貧遊於翼城逋人飯鏹執而入縣務  
均之父為縣吏為償錢又飯之館之於其後而毋尤所加禮  
一日務均醉令王起舞不中節毆之王遂去明年登第久之  
為河東轉運使務均恐懼逃竄然王豈有意害之乎小人自

隱如此也至是事敗潞公捕之急往投王王已為御史中丞  
矣未幾封一錠銀至縣葬石務均之母事少解尋而王為叅  
知政事奏務均教練使而務均亦改行自修終公任之邑中  
無敢肆橫者以此見潞公之才新及第已能疾惡而屏除之  
矣又見王公長厚而不忘一飯之恩也東齋記事

皇朝類苑卷第二十二



